

哲学

譯者的幾句話

本書是從蘇聯大蘇維埃百科全書中譯來的，因為文字是說明體，所以內容極其簡單，明瞭，扼要。大蘇維埃百科全書是由蘇聯國家設立專門機關（國立蘇維埃百科全書研究院），羅攬各專家負責編纂的，對於各種學術問題和術語，概用最新的觀點，加以批判和整理。一個重要術語的釋義，往往達二三十萬字，譯出來便成一本厚厚的單行本。其中已譯成中文的有辯證唯物論（即艾思奇先生譯的新哲學大綱），帝國主義，及歷史唯物論諸術語，這些書都受了我國廣大讀者的歡迎。因此可說，蘇聯大蘇維埃百科全書乃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最高結晶。

不用說，我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我們能有一部爲適合國情而自編的中華百科全書出現。不過就目前的情形看去，這還是一個痴想。所以，我們想了一個「取巧」的辦法，打算把蘇聯的大蘇維埃百科全書，英國的大英百科全書及法國的百科全書中解釋最好的術語或闡發得最好的學術問題，擇譯出來，取名爲百科小譯叢，獻給國內求知慾強烈的廣大讀者。想來，這種禮物，讀者大概是歡迎的吧！

譯者

目 錄

- 一 緒言····· 一
- 二 哲學的基本問題——唯物論與唯心論····· 三
- 三 哲學的發生與發展····· 一九
 - (一) 古代哲學····· 二四
 - (二) 十七——十八世紀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 四三
 - (三) 古典的德國唯心論····· 七九
 - (四) 馬克思主義產生後的資產階級的哲學····· 九九
- 四 馬列主義中的哲學問題····· 一一四

一 緒言

哲學是意識形態之一（按哲學是西文 *Philosophy* 一詞的意譯，而 *Philosophy* 則起源於希臘語 *Philos*〔愛，友好之意〕及 *Sophia*〔智慧之意〕二字，故直譯出來，便是愛好智慧的意思），完全確定的使用這個名詞，首見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二氏都用它來表示一般的知識。後來哲學在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遂改變了它的結構、任務和方法。形而上學和唯心論者，竭力想用一个公式，來表現哲學在其一切發展階段上的本質。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哲學家，多半抱着這種企圖，他們希望把哲學弄成一種超歷史的科學，使它脫離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發展過程，脫離社會階級的鬥爭和積極的科學知識。

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哲學乃是一門研究自然界、人類社會及思維運動和發展的一般法則的科學，它本身是辯證法、邏輯、及認識論的統一物。不過要使哲學能具這樣一個方式，而克服它的以前的一切方式，只有在各門科學發展到能把它們所研究的現實視作歷史過程的時候，只有在歷史舞台上出現了普羅列達利亞特，而提出消滅階級社會和建設康敏社會的革命任務的時候才行。普羅哲學——辯證唯物論，是由馬恩所建立的，後來再由伊理奇和約瑟夫根據對國際普羅階級革命鬥爭經驗的概括，根據對從前一切哲學和科學發展的利用和批判的研究，加以發揮。

二 哲學的基本問題——唯物論與唯心論

全部哲學史的一個主要事實，便是唯物論與唯心論間的鬥爭。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一書中，曾指出說，任何哲學的基本問題，都是關於思維和存在的關係的問題。在宗教意識形態統治的條件下，這個問題，就變成了世界是神造的還是永久存在的問題。「按照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何，他們分成了兩大陣營。那些主張精神比自然先存在，因而這樣或那樣承認有個創世主存在——哲學家所說的創世主，比如黑格爾，比正統基督教徒所說的更要盲目、淆亂——的哲學家，組織成唯心論的陣營；那些認為自然是本原的哲學家，則屬於唯物論的各種學派。」（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哲學分成兩個基本對立的路線——唯物論與唯心論，歸根結蒂，可拿階級

社會條件下所存在的人們活動分爲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分歧來說明。在原始的一個發展階段上，人接近於動物界，還不能把自己從周圍的現實中分出來，而是跟它處在不自覺的本能的一體中。同時，在最初的一個發展階段上，人還沒有抽象的思維和有聲語，在這種有聲語之前則是手勢語。人靠兩手獲得物品，征服它們。從這種最初的勞動運動形態中曾發展了姿勢的和指示的運動，這種運動構成了手勢語的基礎。在手勢語的階段上（馬爾認爲是在母系時代），思維已帶着具體的和感覺的性質。勞動運動對人類認識發生過程的決定影響，也反映在口頭語上。尤其人們常常所舉的例子謂，德文 *begreifen*（明白、曉得之意）一字，係來自 *greifen*（捕獲之意）一字，俄文 *ponimati*（懂得之意）一字係來自 *poimati*（獲得之意）一字，卽是明證。所以，現代關於語言和思

維起源的科學資料，很明白而確定的告訴我們，在人類歷史的起點上，語言和思維是跟生產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的。就是唯心論哲學關於物質與精神、自然與人、肉體與靈魂之間絕對對立的基本教條，也不是千古存在的東西，而是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的，並且在敵對的階級社會裏面達到了它的最高的繁榮。

後來基於人造勞動工具的應用，發生了有聲語；由於有聲語才出現了發展形態的抽象概念。人靠造成的勞動工具，才開始積極地影響於自然界，這種情形，遂造成由直接領會轉向間接知識的條件，使人得以從自然界分離出來。N·Y·馬爾根據語言的化石學，證明語言在其手勢的發展階段上，還沒有表現客體和主體間的對立。人造勞動工具（人把它們放在自己與自然界的中間），造成了（經過種種中間階段）某種「距離」，活動的人與他活動的對象之間特

有的人造的中間媒介物，而促進了人類思維中主體和客體兩個範疇的發生。人們生產活動的發展，規定了思維和有聲語的發展，作為生產過程中人與人間的聯繫手段。在這一基礎上面，抽象概念遂在思維中發展起來，並開始漸漸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因為對周圍現實作更深刻的分析的關係，因為把周圍現實分為各個方面的關係，因為分出各種不同的範疇的關係，以所，才發生了抽象化；而隨着抽象化的發生，則發生了一種可能，使範疇跟客觀的現實分離，把它們變成一種彷彿離物質而單獨存在的絕對東西了。

伊理奇天才地揭開了唯心論的這種認識論上的根源，他說：「原始的唯心論，認為一般東西（概念、觀念）都是個別實體。這是很奇怪的，非常（更確切些說，小兒似地）妄誕的。然而現代的唯心論，如康德，黑格爾，神的觀念，難道不是這樣（其實是完全如此的）嗎？棹子，椅子，以及棹子和椅子觀

念；世界與世界觀念（神）；物與『實體』，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地與太陽，一般自然界的聯繫——這都是法則，理性（Logos），神。人的認識的分歧與唯心論的可能（等於宗教），在最初的抽象化（一般『房屋』和單個房屋）上就已經有了。」（伊理奇：哲學簡記，三三五——三三六頁）

隨着勞動分工的增長與社會關係的複雜化，這種一般跟個體，概念跟它的具體物質基礎分離的可能性，更其一天天增加了。特別是自社會階級形成後所發生的體力勞動跟智力勞動的分離，更促進了這一點。「自從出現了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區分的時候起，勞動分工，才變成了真正的分工。自這個時候起，意識才能夠的的確確幻想到，它無非是現存實踐的意識，它才能夠的的確確想像某種東西，而可以不想到某種真實東西，——自這個時候起，意識才能夠脫離世界，轉而去創立『純粹』理論，神學，哲學，道德論等等了。」（馬

恩全集四卷二——二二頁）支配階級的代表者，從事智力活動，他們便開始認為智力勞動應統治體力勞動。因此之故，意識也開始被視作一種獨立的力量，居在呆板的物質之下，可以決定物質的活動。恩格斯關於唯心論宇宙觀的發生說明如下：「勞動過程，一代比一代變得更繁雜、更進步、更各方面了。打獵和牧畜之外，還來了農業，後來又有了紡線、織布、冶金、陶業、航業。與商業和製造業同時出現的，則有藝術和科學。從部落又發展而成了民族與國家。於是法律和政治也發展起來了，隨之人類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虛幻反映也發展起來了，宗教本身就是這種虛幻的反映。所有這些構成物，起初本是頭腦的產物，支配着社會，現在在它們的面前，人的兩手的比較質樸的製作物則退居次要地位了，尤其編製勞動動作計劃的頭腦，在很早的一個發展階段上（比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就已經有了迫使他人來執行自己計劃的可能了。人們認為頭

腦，腦經的發展與活動是迅速發展的文明的唯一發動機了。人們在解釋自己的行動的時候，遂慣於以自己的思維爲出發點，而不是以自己的需要（這種需要當然反映在頭腦中，當然認識清楚了）爲出發點的，這樣，隨着時代的進展便發生了唯心論的宇宙觀，這宇宙觀自古代世界沒落時代起就佔有了人類的智力。」（恩格斯：自然的辯證法）

在階級社會條件之下，人們自身的思想活動的產物——觀念，概念，都變成了一種支配人的力量。在榨取階級的手裏，這一轉變竟成了壓迫和奴役被榨取階級的工具，竟成了曲解真正的社會關係，掩蔽它們的工具。執行這一職能的，不僅有宗教，公開的神父主義，而且還有隱密的優雅的神父主義——唯心論，唯心論跟宗教攜手，並且在哲學上是宗教的基礎。唯有消滅階級的社會以後，惟有克服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間的對立以後，才能根絕唯心論的。

辯證唯物論，並不是把物質和意識看成一個東西，如唯心論所作者，也沒有把意識歸納為機械的運動，如庸俗唯物論所作者。辯證唯物論表明，意識乃是物質發展中的一個階段，高級組織的物質的特性，意識與物質之間所有的對立，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伊理奇會着重地指出說，物質與意識的對立，不應該帶有絕對的、形而上學的性質：「這一相對的對立之絕對必然性與絕對真理性的限度，乃只是決定認識研究方向的限度。超出這種限度，把物質與精神，肉體與心理的對立，當作絕對的對立去研究，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全集，十三卷二〇一頁）

辯證唯物論，把一切哲學學派分為兩個基本的方向：唯物論與唯心論。整個哲學史證實了這一劃分的正確性。唯物論是以自然界，物質，物理為本原；唯心論則以精神，意識，心理為本原。澈底遵守唯物原則或唯心原則的，便是

唯物論或唯心論的一元論哲學。不能澈底解決這個基本哲學問題，便弄成二元論、折衷論及不可知論等等學派和方向，牠們企圖調和唯物論與唯心論。

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力謀抹殺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基本對立，而提出好多別的分別哲學學派的原則。比如「批判」哲學認為獨斷主義，懷疑主義，及批評主義是基本的派別。不過這種劃分，除了唯物論和唯心論外，不能夠作為哲學中某一獨特的獨立路線的基礎。它僅指出，在怎樣的限度以內，哲學於其發展的某一時期，承認有在客觀上認識存在的可能性。我們的表象和概念反映真實世界能到什末程度，這個問題，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只是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的別一方面；它的澈底的解決，同樣不可免。這不是走向唯物論，便是走向唯心論。多數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家，提出經驗論（感覺主義）和唯理論，作為基本而獨立的哲學派別。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真正區

別，就在於把怎樣的認識形態——是感官的感覺還是思維——認為是基本的和決定的。唯理論和經驗論，在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基礎上面，都是可能的。要是把概念中的思維跟感官的感覺和外界分離開來，唯理論不可免地便變為唯心論了。同樣，感官的感覺跟外界的分裂，要走向承認感覺是唯一現實的主觀唯心論。唯理論和經驗論，是採取唯心論性質或採取唯物論性質，這要看某一哲學家如何解決思維和存在關係的基本問題而定。有些哲學家，連現代機械論者，如亞克賽羅德(L. Akcelrod)、華亞西(Wariyash)等在內，都承認唯物論和唯心論是哲學中的基本對立，但是並非依照物質為本原還是精神為本原的問題，而是依照對因果性一範疇的關係來區別他們的。事實上，只有認為機械的因果性為唯一而普遍的一般聯繫形態的哲學，他們才承認是唯物論的哲學。在事實上，用伊理奇的話說，因果性只是一般聯繫形態之一，辯證唯物論則反對把因

果性弄成絕對化的東西。康德及康德主義者，也承認機械的因果性，他們把因果性視作純粹主觀的範疇。

馬克思、恩格斯、伊理奇、約瑟夫，側重哲學的黨派性，指出謂：社會裏面階級及黨派的鬥爭，主要以唯物論與唯心論鬥爭的方式，在哲學上反映出來。伊理奇說得好：「近代哲學的有黨派性，正如在二千年前一樣。唯物論和唯心論便是戰鬥的黨派。」（全集十三卷，二九二頁）在這一鬥爭中，表現出了各種宇宙觀的鬥爭，這些宇宙觀反映着各敵對階級的利益和趨向。哲學在蘇聯的黨派性，即是爭取黨的總路線的鬥爭。

哲學像任何意識形態一樣，乃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和社會階層鬥爭的武器。它是實踐的各階級利益的產物，但它本身對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對道德、藝術、文學、科學、以及對階級實踐本身，又都有着極有力的影響。革命階級

的哲學，是分析和概括認識的具體形態和成果，指出新的路徑，一見新的認識方法，這種認識方法是由於新的革命的社會實踐的需要所使然的。變成反動的那一階級的哲學，只想鞏固垂死的思維形態，閹割、曲解進步的、科學的思維形態，阻礙認識。

唯物論主要的是革命階級的宇宙觀，革命階級關心於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他們也關心於科學認識的發展，關心於現實的把握。唯心論主要的是反動階級的宇宙觀，反動階級阻礙歷史發展的行程，對於現實的進一步的改變，因而以及對於現實的認識，都不關心了。這並不排斥若干方式的唯心論在一定條件之下會是相對進步相對革命的（比如古典的德國唯心論）。同樣，機械唯物論，在十七十八世紀是人類思想的先進思潮和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後來便變為反動的意識形態，不能促進科學的發展了。在蘇聯，機械唯物論曾起

了在理論上樹立右傾機會主義的作用。

兩個基本哲學派別——唯物論和唯心論（哲學中的黨派）的不可調和的、相互排斥的對立，並不排斥兩派都有着多樣的形態；而折衷哲學的形態，更其繁多。多樣的唯物論形態中，尤其重要的，要把辯證唯物論和形而上的唯物論區別開來。至於平常流行的術語：「原子論」的和「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在本質上，可歸入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以內，換一句話說，可歸入這樣一種唯物論宇宙觀以內，就是它不是完全否認物質和認識的發展，便是把這一發展看成千古存在的物質現實形態之單純而逐漸的增加、增添、或減少。在這一關係上，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本身乃是辯證唯物論的正面對立物，而永遠是它無情批評的對象。伊理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內好多地方，曾在積極的意義上使用自然科學唯物論一概念，意指自然科學家對於自然界的自發的唯物論的理解而

言。同樣，與畢希勒(Ludwig Buchner)、福格特(Fogt)、莫里邵特(Molesh
off)及其信徒的觀點有關係的「庸俗唯物論」一詞，在本質上只是法國唯物論
者和費爾巴哈古典體系的庸俗化的下流形態。

在唯心論陣營裏面，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唯心論和主觀唯心論，也加以
區別。客觀唯心論與主觀唯心論，都從承認意識為本原而超出於物質出發，認
為精神本原乃是世界的基礎。因之，兩者之間，以及一般唯心論內部一切派
別之間，都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別，雖然給這一精神本原所起的名字，各各
不同。他們相互之間，是根據如何決定現實之精神基礎的來源一點來分別的。
要是把這一來源視作各個人的意識，那就是主觀唯心論；要是把這一來源理解
為現存的與個人意識無關的東西，要是把不論任何形態的意識，把握為存在於
人以外的東西，那就是客觀唯心論。主觀唯心論的澈底推行，必然要走向唯我

論，承認窮究哲理的主體是唯一而真實的人格。自然，主觀唯心論者，就通例講起來，由於他們的荒謬無稽並未使自己的哲學達到這樣澈底的結論。比如主觀唯心論者，柏克里，就滑入客觀唯心論，承認與自己「靈魂」無關的「神」及其他「靈魂」、「精神」的存在。主觀唯心論者菲希特，把自己的意識，自己的「我」加以引伸，而成爲「一般的意識」，「一般的我」，大寫的「我」，這在本質上不管摧毀了自己的主觀唯心論的基礎，向前再走一步，便是客觀唯心論了。客觀唯心論（連黑格爾的在內）的澈底推行，定要解剖開一切唯心論跟宗教的內在的密切聯繫，因爲宗教也同樣承認是這種客觀的精神本原——神——產生了自然和人類。黑格爾所說離開人而獨立存在的絕對觀念，只是改裝爲邏輯範疇的神這個概念吧了。

哲學中二元論和折衷論的派別，有着無窮無盡的具體方式。在哲學史上，

基本的古典的二元論方式，則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及康德等的哲學。其餘無數的折衷哲學方式中，應當指出的則有實證主義和不可知主義。實證主義，放棄哲學，企圖「克服」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不可知論，放棄對基本哲學問題的堅定而「澈底」的解決，並否認這一問題有任何解決的可能，其實兩者是同一個趨向。現代資產階級的無數哲學派別，比如新康德主義呀，新黑格爾主義呀，新唯實論呀，馬赫主義呀，功利主義呀，邏輯實證主義呀，唯生哲學呀，直覺主義呀，實驗主義呀等等，無非都是不大主要的方式，彼此不同的實證主義和不可知主義吧了。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派別，都不可調和地反對一般唯物論，尤其反對辯證唯物論，暗中偷運唯心論，幫助神父主義。比如所謂哲學的「無黨派性」，事實上暴露出來，只是一種反動唯心論的黨派性的假面具吧了。

三、哲學的發生與發展

哲學發生於古代希臘氏族制度解體和階級蓄奴社會發生的時期。自萌芽之日起，哲學的發展，便作了一定階級的意識形態。在起初，哲學，本是奴隸所有者階級的哲學，這個階級在它最初的一個發展階段上，是個進步階級，對於生產力的發展，極感興趣；並爲了這一目的，竭力提倡科學。後來，隨着社會生活與意識中的根本變化，哲學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這種變化乃是一定階級以新生產方法代表者的資格出現於歷史舞台的結果。

像任何意識形態一樣，哲學的發展，首先是由社會條件，歸根結蒂，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來決定的。階級的利益，决定着哲學發展的性質、及

其基本趨勢、以及哲學思潮所歸向的問題範圍。哲學的發展跟科學的發展有着聯繫，而科學的發展，歸根結蒂，也取決於人的社會實踐。哲學思想的運動，以集中的方式，表現着人類對客觀現實認識的發展和加深的過程。隨着科學思想的發展進程，一天天發現了現實之深而又深的聯繫；同時，哲學範疇（如物質、運動、本體、因果性、質量、數量、形態、內容、本質、觀象、必然、偶然等）的內容也日益擴大而加深，而發生了新而又新的範疇。從這一意義說來，哲學史乃是思想史的凝結表現，而且就通例講，正是唯物論哲學指出了真正肥沃的道路，去對世界作具體而科學的認識。不過把這一過程視作由簡單進到複雜的均衡運動，視作由表面知識進到更深刻的知識的完全循序漸進的發展行程，那是不正確的。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下面，後來的思潮可以成爲（而且屢屢成爲）不是先進的，而是落後的，退步的，尤其當從前的哲學思潮是表現某

一階級在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後來的哲學思潮是表現該階級在沒落時期的意識形態的時候，更其如此。不過經過這些曲徑和退却，仍可尋得哲學思想發展的進步路程，大體說來，哲學思想的發展路線是向上的曲線形的，更確切些說，是螺旋形的。

哲學在它發展中改變了自己的對象和任務。在它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哲學是跟科學，跟人類知識的總和符合一致的，後來隨着科學的分化，哲學力謀探索自己的特別的對象和任務。發展到一定的時期，哲學冀圖作為科學的科學，而走上了創造普遍的形而上學體系的道路。基於社會關係和科學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上半期，才克服了對於哲學的這一理解，而把邏輯、辯證唯物論、與哲學的認識論，視為同一個東西。

要弄明白哲學各種方式和任務的更替的原因，須表明在各個基本的發展階

段上對於一般外界聯繫的理解如何？依着科學發展的水平，哲學在這個一般聯繫的發見上會起了什麼作用？恩格斯曾謂人類思想發展的基本階段有三個。第一個階段是，對自然界還沒有作仔細的研究，還沒有加以分析和解剖，僅有個籠統的理解，在直接的感官直覺中，自然界真是五花八門，變化萬千。這些特點，在古代哲學中，尤其在古代哲學發展的最初一個時期，在米利提人和海拉克利特時代，表現得最顯明。第二個階段是，對現實的各個方面開始作仔細的研究，各門科學，都有很快的發展過程，自然界的分析和解剖已成了認識的中心任務。但是當時所造成的形而上學體系，却成了由個體理解進行整體理解的障礙物。這些特點，在資產階級社會最初一個發展時期（主要是十七和十八兩世紀）的科學和哲學中，表現得最明白。第三個階段是，研究自然界的發展過程和辯證的綜合各門科學所分析的現實的各方面，成了注意的中心。綜合的問

題，曾是德國古典唯心論的主要問題。不過當時唯心論辯證法不能完完全全地克服形而上學，不能作為概括各門科學所發見的現實聯繫和規律的基礎。在黑爾格的唯心論體系中，概念的辯證法會跟現實的客觀基礎分離，而變成存在的最後基礎了。

馬恩的唯物辯證法，在科學和哲學史上開闢了一個完全新的時代。兩氏都是革命的普羅列達利亞特的思想家，他們把科學和哲學從前一切發展的成果，批判地加以改造和概括，而創造了反映現實的唯物論辯證法，認為現實是辯證發展的過程。這個科學和哲學史上的新階段，首先是由於普羅列達利亞特的出現於歷史舞台而產生的，普羅列達利亞特志在消滅階級的社會，並實踐地理解社會發展的法則。普羅列達利亞特根據對歷史發展法則的正確認識，確定了他的革命批判的活動。唯物史觀發見生產力乃是歷史的真實基礎，而解除了唯心

論所主張的形而上學的自然界與社會史間的對立。於是歷史才變成了科學，第一次才使完全有聯繫的、有規律的描繪人類史過程有可能了。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發展，在辯證唯物論的發生上曾起了極大的作用。新的自然科學，自發地證明了自然界中的辯證法，暴露了自然界一切觀象間的相互聯繫。自然界是一個辯證法式的發展着的過程。自然科學的最新發現，猶如伊理奇在其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著中所說的一樣，很光輝地證實了辯證唯物論。

一 古代哲學

當哲學在古代希臘發生的時候，哲學和剛正在萌芽中的科學有着密切而自發的聯繫。科學尚未分化，尚未獲得獨立的存在，而是在哲學範圍以內發展

的。希臘哲學肇始於伊奧尼亞的自然哲學，這種哲學便是自發的辯證唯物論。它產生在神話和宗教意識深刻危機的環境中。在紀元前第七和第六世紀，希臘的伊奧尼亞殖民地，曾發生了氏族公社制度（此制度係保護氏族土地領有者貴族的統治）、急激崩潰和蓄奴社會興起的過程，商工業份子基於蓄奴經濟，展開了他們的活躍，佔據社會的重要地位。氏族社會的崩潰和階級社會的發生、商工業的發展，都引起了深刻的社會經濟的變遷。社會生活中的這些變化，曾使社會意識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舊時宗教和神話的勢力被摧毀了。國際商務往來的增加，曾使地理的知識擴大，而推翻了荷馬的幻想的地理。航海和海上貿易的興趣，曾促進了算學、天文學及其他科學的發達。各項實踐知識，在宗教思想的範圍以外，在人們社會生產活動的各方面，也漸漸積蓄起來。於是在這一基礎上面，便產生了獨立的、與宗教無關的、唯物論的研究現實的方式。伊

奧古亞亞哲學家，在現實的說明上推翻了神的本原，而在自然界本身中來探求一切事物和現象的物質原理。這一唯物論的原理，後來便變成了一切真正科學的基礎。

古代希臘的哲學，是從研究整個世界——我們感官所感受的原形世界開始的。據恩格斯的意見，希臘哲學的特徵，就在於它是從世界的多樣性上，從發展與變化上來研究世界的。「因為希臘人還沒有做到自然界的解剖，自然界的分析，所以他們還是把自然界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的。世界上現象的一般聯繫，並沒有詳細加以證明；在希臘人看來，這一聯繫乃是直接的直覺的結果。希臘哲學的缺點就在這裏，由於這一缺點，希臘哲學以後便讓位給別一種宇宙觀了。不過希臘哲學比它以後一切形而上學的敵手高明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裏。要是形而上學在細目上對於希臘人是對的；那末希臘人在整體上對形而上

學亦是對的。……差不多較後的一切宇宙觀在各色各樣的希臘哲學中都已经有了萌芽，都已經發生了。」（見恩格斯：反杜林）不過奴隸勞動的廣泛使用，會對古代社會裏技術和試驗的自然科學知識的發展造成了一種障礙，並決定了那在現實的客觀認識上希臘哲學所能及的歷史限度。

在出發點上，古代哲學和科學是符合一致的。在陸續發展的過程中，哲學分出了單個問題，它使這些單個問題成了它的研究對象，這在一定階段上便產生了哲學內部分化的必要性，而要求哲學分爲各個學科。在希臘哲學的第一個發展階段上，哲學的基本對象是自然界——宇宙（*Cosmos*），注意的中心則爲存在，原始物，及世界過程問題。伊奧尼亞派已把物質的本質——作爲物質基礎的東西——跟物質的多樣形態分離開來。這是我們在哲學史上所遇見的頭一個哲學上的概括。他們還是從樸素的感覺的方式上來考察一般的。法勒士（約

生於紀元前六三六年），阿拉克西曼（約逝世於紀元前五二五年），以及亞拉克西曼德（約生於紀元前一〇年）的未確定的一般，都是。在這裏一般都是跟具體東西一致的。具體東西只是這個一般存在的各種形態而已，這個一般在自己轉變和變化過程中產生着各種不同的事物。伊奧尼亞派的唯物論觀點及其樸素的辯證法，就表現在這個地方。他們在發展中來理解一般和恆久的東西，這種一般和恆久的東西跟單個事物的聯繫也是在這一發展中。伊奧尼亞派僅在最一般的方式上，指出了物質、運動及變化的問題。他們並未提出關於認識世界的可能性的問題，因為他們認為這一可能性本身是很明白的。

伊奧尼亞哲學的這些傾向，在海拉克利特（紀元前五三五——四七五年）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據海氏的意見，永久的變化、發生與消滅，構成了世界過程的本質。不過海氏並不限於指出事物的普遍可變性和流動性，他認為對

立物的統一與鬥爭乃是任何運動和變化的基本發條。除對立物的統一外，海氏的辯證法還包含着克服這種矛盾的發展的思想。海氏還認為直接默想中所得的『原素』(Element)乃是世界的基礎。他認為火是萬物的本，經過矛盾的鬥爭而產生了一切其他的現實方式。海氏的辯證法，帶着具體的感覺的性質。海氏的哲學也還是跟一般科學混合在一起的；海氏把社會、歷史、及認識各種問題，也包括在他的研究的範圍以內。海氏自發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雖然很幼稚、直接、缺乏嚴格科學的論據，然而仍是希臘哲學所達到的最高階級之一。

尚在希臘哲學的第一時期，就有了一種趨勢，漸漸由自然界普遍原則的具體感覺的界說轉向它們的抽象邏輯的界說。這一趨勢，在畢法戈（紀元前六世紀）就已經有了，在伊利亞學派中更明瞭地表現了出來。如果說伊奧尼亞自然哲學的基本代表者是當奴社會裏工商份子的進步趨勢的表現者，那末畢法戈和

伊利亞學派更明白地反映着反動的土地領有者貴族的以及與貴族勾結的反動的奴隸領有者集團的利益。畢法戈和伊利亞學派中，就已經發生了唯心論的哲學。兩派都把注意中心，從研究世界的運動和變化過程，轉移到探討永久的、不動又不變的存在基礎上面去了。

畢法戈認為數是最基本的事物，他把數當作恆久而單一的東西，可作為現實的基礎。伊利亞學派的偉大代表者巴門尼德，曾謂真正確實的只有一般的和唯一的抽象存在。只有合理的認識，——對一般的認識，才是真正的認識。感覺的認識是虛妄的。認識問題，在伊利亞派已佔據着很重要的地位。在分析單數與多數、整體與局部（巴門尼德）、不斷性與分離性（如齊隆關於飛箭，亞希勒士和龜的疑惑）諸概念時，伊利亞派已發見了它們當中的矛盾因素。不過他們曾停留在這個否定的辯證法上罷了。他們僅暴露了矛盾，但是並沒有把矛

盾當作一切現實過程的真正發動本原。在伊利亞派的哲學中，就已經造成了把概念跟感覺分離，把抽象物——一般東西變為獨立實體的一切前提，雖然他們本人還把存在理解為某種物質的東西。

把希臘哲學發展的第一時期作個總結，可說它喪失了它最初的自發的辯證法的和唯物論的性質。把辯證法和唯物論，彼此隔離了開來。唯物論變成了機械唯物論（如德謨克利特），辯證法與唯物論脫離，而逐漸轉變為概念的唯心論辯證法。不過由於從前的完整性和直接性的喪失，以後古代哲學的發展，在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中，曾使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各個方面，都更加深刻化了。海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之間，對於解決存在問題的對立，很激烈的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在現實本身中，恆久者和變化者，普遍者和單個者，究竟是怎樣相互關聯的。單個與普遍的認識問題，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在認識過程中感覺

的領會與概念中的思想是怎樣相互關聯的。

當哲學本身的內部發展準備了客觀認識問題的提法的時候，希臘社會經濟的發展，已使對人和社會制度的認識成了哲學的注意中心。在波斯戰爭中，希臘獲得勝利，這更促進希臘於紀元前五世紀下半期成了世界貿易的中心。家長制的和自然經濟的關係，已經完全被摧毀了。蓄奴社會的階級矛盾，曾經尖銳化了，平民和貴族的鬥爭也加強了。在這種環境之下，一般義務的道德評價問題和真正認識的可能性問題，在索非派（即詭辯派）都獲得了基本的意義。關於感覺依賴於感覺器官構造和狀態的思想，便作了普洛瑪戈認識論的基礎。他宣佈了一個原理，謂「人乃是一切事物的尺度」，而傾向於相對論方面。詭辯術暴露了感官的感覺力的有限性，而對於概念辯證法、邏輯、及認識論的研究，給了一個嚴重的刺激。這些問題，在最初幾個偉大的哲學體系——德謨克

利特、柏拉圖、及亞歷士多德的體系中，曾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對於無數問題和研究領域都有系統而自覺地持着一定的觀點。德謨克利特和柏拉圖二氏，並且自覺地把唯物論與唯心論對立起來。

柏拉圖的哲學，乃是當時遭受失敗的貴族的意識形態的表現，它是在對德謨克利特哲學的敵對中形成的，——德謨克利特的哲學，則表現着奴主階級中工商部分的利益。德氏的學說乃是古代希臘唯物論發展的最高峯。在他的哲學中，唯物論已經達到物質的抽象概念，雖然他的解釋是機械論的。據德氏的意見，機械運動是跟物質分不開的，而且是一切現象變化的原因。德謨克利特把巴門尼德單一而不可分的存在，分爲無數不可分的原子。原子具有各種不同的空間的方式。但是原子却不是畢德戈派的不動的數；原子是處在不斷的運動中。德謨克利特把原子運動理解爲一種自我運動，這種自我運動是由於原子

跟空間的相互作用而發生的。德謨克利特基於原子的運動，不僅企圖說明整個的轉化過程，而且想說明各個事物的形成過程。德謨克利特對於認識問題，已予以很大的注意。他把感覺的認識和理性的認識加以區別，並企圖把認識過程的主觀要素和反映客觀現實的真實要素，分離開來。「僅依照公認的意見，才存在着色、熱、冷、甜、苦、而在事實上所存在的只是原子和空所吧了。」根據極貧弱的保存下來的一點材料，可得個結論說，德謨克利特曾造了一種特殊的歸納的邏輯學，這個邏輯學會力謀把判斷和推理的過程跟感官的感覺聯繫起來，而建立一種由狹義概念變為廣義概念的規則。德謨克利特是頭一個傑出的使希臘哲學系統化的人。

德謨克利特對於科學的醫學和生理學的研究曾給了一嚴重的推動。有着各個專門的研究集團，曾獻身於究明原子在自然界各種複雜體和過程形成上的各

種不同的意義。近代歷史的研究，證明不是柏拉圖，而正是德謨克利特乃是算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創造了整個一門算術知識。他曾接近於跟無限小理論相近的問題提法。立體幾何學的基礎也是他奠立的。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的發生和發展，跟他的算術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聯繫。他把文化、技術、語言與宗教的起源諸問題，也包括在他的研究的範圍以內。他並且從事研究過政治，教育，及倫理學的諸問題。這些事實表明，各門科學的科目是在哲學範圍以內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後來哲學則變成了諸科學之體系。

雅典反動的貴族政黨的領袖之一，柏拉圖，是希臘哲學唯心論陣營的首領，他是把他的哲學跟他的政治觀點密切的聯繫在一起來發揮的。柏氏力謀克服詭辯派的懷疑主義與相對說，他在蘇格拉狄影響之下，把他的注意集中於概念中思維的研究，但把他的概念的辯證法却變為存在的本質與基礎。在柏氏看

來，真正現存的東西，只是不變觀念的世界，純粹形態的世界，此種形態乃是可變事物的表徵。柏拉圖的唯心論浸透着宗教的意識形態，他認為神的觀念——最高幸福的觀念為最高觀念；並把觀念分成嚴格教級制，這種教級制是跟柏拉圖的奴主的政治見解相適應的。柏拉圖把現實分為永久觀念的世界和可變事物的世界，而可變事物的世界只是永久觀念世界的脆弱而不完善的反映罷了。柏拉圖體系的全部構造，表現着感覺的認識與理性的認識，本質與現象，恆久與流動，單一與多樣的分裂。柏氏把感覺認識和理性認識分離開來。唯一真實的是理性認識，他把這種理性認識歸納為靈魂在具有肉體以前就已經曉得的觀念的「回憶」。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家，過分看重了柏拉圖的意義，認為他是個辯證法者。柏拉圖的真實意義，就在於他苦心作成了一般概念的邏輯。不過用伊理奇的話說，柏拉圖洗去了一般概念的具體而可變的內容以後，把它們變成

僵死而無血的東西了。

各門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的趨勢，在柏拉圖哲學中仍在繼續發展着，這一趨勢反映着紀元前五——四世紀各種科學迅速分化的過程。柏拉圖的著作，包括了巨量的問題，如存在和認識問題，倫理學，教育學，政治，關於社會與國家的學說。這些科學跟哲學還有着密切的聯繫，柏拉圖有時對哲學一字則使用多數（「幾何學及其他某種哲學」）。不過從柏拉圖的整個知識圈中分出了一個構成哲學本身的各種科學的核心。高出於各門知識的哲學體系，在柏拉圖已有了萌芽。柏拉圖的學生——克森諾克拉特，確定了哲學分爲辯證法、物理學及倫理學的劃分。辯證法同時也就是關於存在與認識的學說；其任務是在於根據理性認識來領悟最高的觀念世界。物理學則以感官的感覺爲基礎，來研究終極而可變的事物的世界。

古代哲學的發展，到了亞歷士多德，曾達到了最高階段，馬克思和伊理奇把亞歷士多德叫做古代世界的黑格爾。亞歷士多德的特徵，就在於對辯證法的苦心研究。恩格斯指出謂：「古代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辯證法家，他們中間最淵博的學者——亞歷士多德已經研究了辯證思維的一切主要形式了。」

(反杜林) 亞歷士多德對於哲學基本問題的解決，則持着二元論的立場。伊理奇屢屢指出說，他是動搖在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亞歷士多德雖然承認客觀世界——物質世界的存在，但他把物質視作一種停滯而無生氣的東西；他認為非物質的形態是發展的動力本原和源泉。

亞歷士多德曾接近於發展的觀念，這是他的超羣功績。不過亞歷士多德把發展的過程跟動植物從人的技術活動（給加工的事物加以一定的形式）和種籽有機發展而來的過程看成異體同功。他不能夠說明有機生命的發生，不能夠了

解人的技術活動的目的和方式乃是勞動的歷史形態的發展結果，因此，他的發展過程觀，帶着目的論的性質，而植基在物質與形態的二元論之上。

亞歷士多德把被動者與主動者加以分別。形態是主動而積極的本原。形態在物質中實現出來而決定着物質的發展過程。亞歷士多德分出物質運動的基本形態和思想形態，而加以分析；我們看到，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運動和有機運動的區別，在亞氏已有萌芽。他把運動區別為發生與消滅，質量的變化，增大與減少，以及空間中的轉移位置。亞歷士多德承認運動就是矛盾。不過亞氏對於矛盾的辯證法加以限制，認為矛盾和對立是在一個不變的普遍物基礎上面存在着，運動着。亞歷士多德會把物質運動的各個形態，加以分別，但是却没有力量來說明這些形態乃是自然界歷史發展的結果。他的辯證法在關於一般和單個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面前就停止住了，而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亞歷士多德關於思維的基本形態曾作了有系統的分析，而奠定了邏輯科學的基礎。他所說的概念，並未帶有死的、形式邏輯的性質，這種性質，是由煩瑣哲學派加於他的邏輯的。他所說的概念，乃是具體的辯證概念的頭一個研究方法，這種辯證概念在其統一中包括着普遍、獨特、及單個。亞歷士多德，是從跟存在形態有着密切的聯繫上來研究思維形態。亞氏邏輯的基本範疇反映着存在與活動的各方面，是從它們的相互的內部聯繫上來研究它們。亞氏的思維形態學說，不能避免他的物質運動形態學說所固有的缺點。亞歷士多德不能在歷史的發生與變化上去表明它們。因此之故，他不能澈底地把一般與個別、概念與感覺、本質與現象、配合在辯證的統一中。他把積極的本原——形態，跟物質分離開來以後，爲了說明運動的本源起見，只好訴諸神的基本發動者了。

亞歷士多德用分析物質運動形態、思維形態及社會形態的方法，指出了正

在形成中的專門科學的研究對象。我們可以說，亞歷士多德是頭一個想將各門科學加以分類的人。亞歷士多德把一切科學分爲理論的、實用的、及技術的三種。理論科學包括辯證法在內，而辯證法又分解爲邏輯學（分析者）和「第一哲學」，這個「第一哲學」以後曾取了形而上學的名稱，後來更取了算術和物理的名稱。實用科學，包括倫理學，政治，及經濟。亞歷士多德是以嚴格劃分各門科學間的任務爲出發。哲學在他變成一種特殊的關於一切實有東西本原和基因的科學。邏輯學本身則包含着認識論，作了哲學的導論。

亞歷士多德因科學在他的那個時代偏狹簡陋的原故，僅分出了基本的物質運動形態，但他却不能說明這些形態的內在聯繫和相互轉變，認爲它們是一成不變的，是在各個事物中自行發生和消滅，而本身不遭受變化的本原。亞歷士多德以此爲出發，認爲「第一哲學」或形而上學乃是關於一切運動和變化的靜

止不變的基礎的學說。「至於物理學，它是從事研究本身有着運動的物象；別一方面，算學乃是某種理論科學，它考察停留着的對象，不過這種對象並不是獨立存在着的。因此，研究獨立存在而不動的實在，則另有與這兩個不同的某種科學，只要有着某種這樣的本體，而且正是獨立存在和不動的，那我們便要設法證明了。」（亞歷士多德：形而上學一九一頁）

伊理奇對亞歷士多德的哲學有着絕頂的批評。他說：「在亞歷士多德，處處把客觀的邏輯跟主觀的邏輯混合在一起，並且處處是客觀的邏輯，分外顯明。他對認識的客觀性是毫不懷疑的。他樸素地信仰理性力，信仰認識的力量，威力，及客觀真實性。他對一般與個別——概念與各個物象、事物、現象的可感覺的現實性之辯證法，混淆不清。煩瑣哲學和神甫主義接受了亞歷士多德的死東西，而未接受他的活東西：詢問，探討，迷堂，於是使人迷惑失路了。」

亞歷士多德的邏輯，乃是一種詢問，探討，對黑格爾邏輯的研究法——人們丟棄了一切探求、動搖、和提出問題的方式以後，便從亞氏的邏輯中（亞氏到處提出關於辯證法的問題）作出了死的煩瑣哲學。正是問題的提法，不論是一種試驗的體系，正是希臘人的樸素的不調和，這種不調和亞歷士多德那裏更卓越地反映了出來。」（見伊理奇哲學簡記三三二頁）

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人在一個很短的時期，曾有過這一趨勢，至於亞歷士多德所肇始的發展專門科學的趨勢，隨後由於古典社會的危機和瓦解，便終止了。以後蓄奴社會深刻危機的進一步的發展，使科學日趨於衰落。亞歷士多德以後的哲學，雖然分成了無數的學派（在希臘和羅馬時代），但業已表現了明顯的退步，而趨向唯心論和公開的神祕主義的方面，業已表現了哲學思想的顯明的衰落。僅僅最後的幾位大唯物論者：伊辟鳩魯（紀元前三世紀）及其信徒

魯卡列提斯 (Lucretius, 紀元前一世紀)，才是例外。倫理學的問題，在哲學中居於首要的地位。人們把哲學叫做生活導師，並下了一個定義，說是正確生活典型的理論與藝術。在以後的發展中，倫理思想便變成了宗教思想，到了中世紀，在基督教盛行之下，哲學竟成了宗教的傭僕。

古典社會的解體與死亡，阻礙了科學與哲學的進一步的發展。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中世紀的特徵，便是一切意識形態都隸屬於宗教和神學了。好戰的基督教和回教，把「異端」的科學和哲學視為洪水猛獸，毀滅了巨量的文化寶物。不過同時，古典文化(哲學在內)要素適應於教會思想的需要的過程也早已開始了。在大侵犯，遷徙，及征服時期以後，工商業會有若干的繁榮，因之對科學和哲學活動的興趣，也為之奮起。科學和哲學這種初次相對的復興，發生於阿拉伯各國，這些國家在第八至第十一世紀，在經濟上以及在文化關係上都是最

先進者。阿拉伯學者，在算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醫學上都作了重大的發見。阿拉伯哲學家，如亞威森拉、亞威羅埃斯、亞威塞布隆，曾從事研究翻譯、並注釋亞歷士多德的學說，把他的學說從自然汎神論的精神上加以發揮，爲了這原故，他們曾遭受了回教正統派方面的嫉視。最大的阿拉伯哲學家亞威羅埃斯（一一二六——一一九八），憑藉亞歷士多德，否認靈魂的人格不死，而承認物質的永世存在。亞威羅埃斯死後不久，牧師的反動，在回教國家衰落和瓦解的條件下面，居然窒死了阿拉伯科學和哲學的進一步的發展，那阿拉伯哲學家所獲得的肯定科學成績，其進一步的研究，主要地已是在在西歐各國了。

假定阿拉伯人在十世紀即已有很大的科學上的成就，那末在十世紀及以後數世紀，基督教的西歐還逗留在極端野蠻的狀態中。哲學的任務，被宣佈爲，在邏輯上「證明」宗教的教義。其注意力是集中於「慘澹經營的三段論法」（

伊理奇語，十三卷二六三頁）的研究，微細的形式差異的進行，以及咬文嚼字的藝術。傳統的（學派的）形式邏輯，大半爲中世紀煩瑣哲學家所造成，——煩瑣哲學家是以極端的形式主義的精神來使用亞歷士多德的邏輯議論的。

雖然一切煩瑣學者都有着一種共同的唯心論的教會神學的趨向，但是他們中間也有過爭持。中世紀「唯實論者」與唯名論者間的爭論，有着極大的哲學上的意義。唯實論者謂一般概念（即所謂「普通概念」）都有優越的（或唯一的）現實性，據他們的學說，這種一般概念，在未有任何個別的感覺事物以前，即存在於神的智力中，是真正的「本體」，而個別的感覺事物無非是牠們的「屬性」或「偶性」吧了。唯名論者，適爲相反，認爲「普通概念」只是人們所起的名字，用以表示類似的物象，個別事物乃是唯一的現實。當時這一爭論，主要是在神學方面，單調而無味；不過到了十三世紀末葉，業已部分地越出了赤

裸裸的煩瑣哲學的範圍。頓斯·斯柯特認為給物質可添加一種思維的能力，想在神學和理性知識之間設一界線，以使用這種方法去保證科學的研究自然界對象的某種自由。奧堪 (Wilhelm Ockam) 把頓斯·司柯特的唯名傾向，加以發揮，而成爲一種學說，謂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在主體以外存在的現實。馬克思指出謂，「唯名論」乃是「唯物論的頭一個表現」(馬恩文集卷三，一五七頁)。事實上，中世紀末期唯名論的廣大流行，乃是十六——十七世紀唯物論復活的頭一個前驅。頓斯·司柯特、奧堪及其信從者的唯名論，反映出了個人主義在中世紀末期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增長，這一增長是跟都市、商業、工業的發展有着關係；同時也反映出了研究自然界，研究具體而可感覺的事物的興趣的醒覺，這是跟煩瑣派的「普通概念」和智力可及的「本質」有所不同的。

英國修道士培根 (Roger Bacon, 1214—94) 也是中世紀煩瑣哲學家，中十六

——十七世紀經驗論和唯物論的早期前驅。培根依靠希臘和阿拉伯的學者，來擁護關於自然界的試驗科學，並幻想自然科學的實踐應用。培根爲了他的獨立的見解，差不多一生遭受了嚴峻的虐待。培根是當時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不過培根和十三——十五世紀的唯名論者，只是教會煩瑣哲學內部的反對份子，而不能粉碎這一哲學，雖然他們曾消磨了它的若干基石。摧毀天主教思想獨裁而成立新的科學宇宙觀的任務，到後來隨着十六世紀所開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才完成的。

二 十七——十八世紀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

文藝復興時代及其以後的十七和十八兩世紀，對於科學思想的發展給了一個新的有力的推動。這是個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形成的時代。商

業，航海，軍事，手工工場生產的發展，在在要求自然科學——經驗知識的發展；而各門科學內也進行着具體資料的積蓄過程。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大肆抨擊封建的宗教宇宙觀，反對把哲學降低作為神學的奴婢，而走上了創立新的科學方法的道路。不過資產階級的哲學成功與宗教思想的決裂，為時很短。其中幹得最徹底的，要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一時期的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資產階級革命性的狹隘性——以資本主義的榨取方式來代替封建的榨取方式——規定了資產階級唯物論的狹隘性，乃至以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裂更形加深，而造成丁產生唯心論的新方式的條件。

機械論的自然科學，在反對中世紀的「隱密品質」的鬥爭中，提出了一種任務。要把現實的質量的多樣性，歸納為物質的極簡單的原素之數量的變化。

科學開始分析和解剖自然界。科學在這一方面的成就，曾作了十七和十八兩世紀哲學發展的基礎。「自然界的分解爲各個部分，自然界中各種現象和物象的分爲一定的部類，有機體各種各樣的內部構造，解剖學的研究——所有這些都是最近四世紀來自然科學所獲得的一些巨大成就的基礎。可是這種研究方法，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即把自然界的物象和現象，從他們的孤立性上，在牠們的偉大的一般聯繫之外來把握，因此之故，不是從運動上去觀察，而是從靜止狀態中去觀察，不是視作本質上變化的事物，而視作恆久不變的事物，不是在活的過程中去理解，而是在死的過程中去理解。以後培根和洛克，就把這種宇宙觀從自然科學中轉移到哲學裏面來，而造成了數世紀來特有的偏狹性：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恩氏反杜林）

自然界的分析，始自對於物質運動的極單純形態——機械運動的研究。在

這一個時期內，「自然科學的最基本的部門——地體與天體機械學」（見恩格斯，自然界的辯證法）在科學中佔據着頭一把交椅。機械學的發展，是受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利益所刺激。隨着天文學和機械學的發展，算術也發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自在封建制度的腹內發展以後，便把一切新的國家捲入在經濟生活的總漩渦中，並開闢了新的大陸，哥白尼摧毀了托刺密（Ptolemy）（註）直接可見的行星運動為根據的世界體系的基础。新的實踐發現物質界比早先所承認的要廣的多。新的實踐，與舊的思維方法，與在中世紀流行的煩瑣哲學和宗教思想，發生了衝突。培根爲了辯護新哲學的必要，便指出了這一事實。「所以，要是誰把智力界的界線，放在那古人所發見的狹隘範圍以內，那是很可恥

（註）亞歷山大利亞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及地理學家。第二世紀時的人，認爲一切天體都是以

地球爲中心而旋轉的。

的一回事；要知道在今日物質世界——即地球，海洋，星辰——的限度業已無比地擴大，而爲人所知曉了。」（見培根，新的歸納法）

在這一時期，哲學的發展跟科學有着極密切的聯繫，它宣佈它要擴大人征服自然的實踐力。狄卡兒認爲利用他的新方法，在哲學領域以內「可以達到生活中極有益知識，代替那學校裏面所教授的推論哲學，可以找到實踐的哲學，在這種實踐哲學幫助之下，知道了火、水、空氣、星辰及其他一切包圍我們的物體之力量與動作，猶如我們知道了工人的各種手藝一樣，我們也許可以用這種方法很準確地把它們用於我們的目的，而作爲自然界的主人翁和支配者。」（見狄卡兒，論方法）培根認爲科學的目的是發明。哲學的任務，是在於提供一種思維方式，保證這一目的的達到。斯賓諾莎指出謂，他「希望把一切科學趨向於一個極端和目的，換一句話說，即趨向於最高的人類至善的達到」。起

初在哲學中佔居重要地位的是方法論上的任務。狄卡兒的「懷疑」，培根的「打倒偶像」，斯賓諾莎的「清洗智力」，都力謀開闢一條創造新思維方法的路徑，這種方法可以保證對自然力的認識和征服，這種認識和征服是為發展所必要的。

在十六世紀末葉和十七世紀初期，緊隨着自然科學的發展，並在反對過去所流行的煩瑣哲學的鬥爭中，機械論式的、形而上學式的唯物論也日益發展和強固起來。新唯物論的產地為當時最發展的一國——英國。馬克思指出謂，培根乃是近代唯物論和一般實驗科學的真正鼻祖。培根曾經很猛烈地攻擊那從前輕視實驗研究並完全全以聖經和亞歷士多德的權威為出發的一切煩瑣哲學和科學。據培根的意見，煩瑣哲學的傳統與方法，乃是認識自然界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培根宣傳經驗論，並創造了歸納法的邏輯，作為科學研究和概括的

基本武器。培根的唯物論，並不是盡善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其中雖有許多辯證法的原素，但這種辯證法大半還是很幼稚的，還沒有充分的科學上的根據。培根的自然界，還沒有歸結為同質的原始份子，培根反對把物質歸結為同形的原子。他認為構成物質的各種原素，在質量上是各不相同的，是形形色色的；他承認原始性質的客觀特殊性，這些最初性質再不能加以分解了。培根所謂的運動，「其形態有着更難溶解的多樣性」。每一原素各具有特殊的運動形態，運動乃是它發展的法則。不過培根把這些運動的形態和物質的原始性質是當作永久不變的事物來研究的，並不懂得它們的歷史性。他認為分析，由複雜的引伸為簡單，有着決定的意義。培根的歸納邏輯，在科學史上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實只是形式邏輯的一變種而已。

培根走向了機械唯物論，但他却不能來一個機械唯物論的展開的體系。原

因是社會的與自然科學的前提還是不夠的。機械論的傾向，在培根即已經有了，霍布斯把這種傾向，加以發揮，而達至極度。用馬克思的話說，霍布斯乃是培根唯物論的系統化者。他把培根的活的物質，歸結為幾何學上的形態的總和。在霍布斯看來，物質是一種外延。運動是空間中脫離物質的機械的轉移。靜止並不是運動的局部場合，而是與運動同等的物質狀態。在霍布斯看來，「物理的運動，是為機械的運動或物質的運動而犧牲」（馬克思語）。他承認算學——以物體及其性質的加減為基礎的科學算術——是唯一的科學方法。霍布斯的唯物論，是立基於十七世紀中葉更高級的自然科學水平和更發展的英國資產階級關係上面，雖然它是形而上學的，但它比之培根的唯物論，却是更高的一個歷史階段。霍布斯很堅決地出來反對煩瑣哲學和形而上學。據霍布斯的意見，哲學的任務，乃在於合理的認識物體的發生與性質。凡沒有實在物體的地

方，哲學也沒有用武之地。所以，霍布斯從哲學中排斥了關於神和「彼岸」世界的學說。

在十七世紀，法國經濟的發展，落後於英國，所以當時法國哲學的發展，循着略微不同的路徑。經驗論被理性主義取而代之。與相對澈底的（在那個時代的條件下面）英國唯物論不同，十七世紀法國大哲學家狄卡兒的哲學則有着妥協的、二元論的性質。他的哲學裏面，結合了各種正相對立的哲學原理：機械唯物論的物理學與唯心論的形而上學。這種不澈底性表現出了法國資產階級在其第一個發展階段上的衰弱與不堅決。狄卡兒想把舊的煩瑣哲學的宇宙觀跟新的機械論的自然科學調和起來。他在他的形而上學中證明神與神所聯合的兩個獨立實體——思維與外延（物質）的存在，「在他的物理學系統線以內，物質乃是唯一的實體，存在與認識的唯一基礎」〔馬恩文集，卷三，一五四頁〕。狄

卡兒的物理學反映着機械算術自然科學的一般趨勢，這一自然科學力謀把物質的一切質量上的多樣性，歸結爲赤裸裸的數量。狄卡兒剝奪了物質的一切具體性質，把它變爲僅具有延長的抽象的幾何學的形態。結果，狄卡兒無力解決物質與運動的統一問題。他只是把運動理解作空間的轉移位置，並不是理解作物質的屬性，不是理解作物質的永久性質，而只是理解作物質的方法 (*Modus*)。因此，狄卡兒不能夠說明運動的發生，而不得不承認這是神的事業，神創造了物質，給它傳達以運動。恩格斯曾指出了狄卡兒的個別的辯證法要素（例如物質在機械論基礎上面的一般相互影響的觀念，首次說明世界起源企圖等等），不過整個兒說來，狄卡兒的物理學，完全是以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立場爲出發的。狄卡兒認爲只有理性的認識才是真實的認識。出發點是對基本原則和定理的直覺而明確的理解。從定理中所得的結果，只有用演繹法才能加以認識。一

切科學僅應當成爲唯一而普遍的算學的各個部分。狄卡兒的哲學包括人類知識的全部總和，而要構成一個用普遍方法聯合算術思維的科學的體系。狄卡兒的意見，哲學的主要構成部分，乃是形而上學，物理學，技術科學（後者之中則有醫學，機械學）。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1——1655，法國哲學家）的唯物論者——霍布斯及斯賓諾莎，都曾反對喀蒂斯派（Cartesian）的形而上學。法國的機械唯物論是跟狄卡兒的物理學一致的。

斯賓諾莎（1632——1677）是荷蘭人（荷蘭於十六世紀末葉曾發生過歐洲第一次的資產階級革命），他克服了狄卡兒的二元論，建立了他的唯物論體系。斯賓諾莎把狄卡兒的獨立的心理的實體，歸結爲自然界的屬性之一。他的哲學的基本概念爲實體——具有延長與思維兩個屬性的自然界。斯賓諾莎把實體叫做神，不過神這個概念在他喪失了宗教的內容。自然界——實體——乃是

Causa Sui (獨自的原因)。一切自然界的現象，須從自然界本身出發，加以說明。斯賓諾莎否認自然界中的終極原因與目的，認為機械的因果性乃是唯一的規律，他把自然界現象間的關係視作與算術數字間的關係相似。「從神或無窮的自然界的絕對權力中，永久而必要地產生了一切，正如從三角形的自然中永久可得出一個結論說，它的三角等於兩直角。」（斯賓諾莎語）他根據數個基本的定理，力謀用算術的方法得出他的體系的一切內容。

他承認實體是自我原因，否認「終極」的抱有目的的原因，而以自然本身為出發，宣佈了唯物論的說明自然的原則，因而對形而上學的精神的和無肉體的本質給了一個嚴重的打擊。不過斯賓諾莎不能夠克服純理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從永久不變的狀態中來考察自然的。斯賓諾莎的唯物論，在大體上有着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性質和好多煩瑣哲學的裝飾品（例如把自然界取名

神之類)。任何的變化，否定，僅與實體的變態，僅與 *Modus* (中世紀哲學中所謂思維或存在的狀態) 有關係，而實體本身則保存着不動性，抽象性。馬克思在神聖的家族一書中，說到斯賓諾莎的學說，把斯氏的實體叫做「與人脫離的在形而上學上顛倒的自然」。斯賓諾莎的唯物論，雖然有這些形而上學的特點，但在唯物論史上是個重大而至要的階段，它含着好多深刻的辯證法的要素。斯賓諾莎，以機械論的方式，發展了自然現象中普遍的相互影響和聯繫的觀念。他排除了狄卡兒認為神是運動的創造者的概念。斯賓諾莎是個嚴格的決定論者 (*determinist*)。每個終極的事物，都是有因果性的，依存的，應當跟別的事物和整個自然聯繫起來，加以認識。不過各個事物的原因決定性，同時也表示說，整個自然只是由本身來決定的。各個事物對別個事物的依存性，變成了整個自然只是對本身的依存，可用 *causa sui* 一概念表現出來。

但是斯賓諾莎對普遍統一的理解，還帶着形而上學的痕跡。他不能夠暴露普遍與單個間的內在的辯證法的聯繫。斯賓諾莎所理解的運動，係指空間的轉移位置而言，在他看來，運動並不是物質的永久屬性。他不能再高昇一層，把運動了解為辯證的發展過程，約翰·托蘭（John Toland）說的很對，他不會表明，各個物體的多樣性，怎樣可以跟實體的統一協調起來呢？

英國唯物論者約翰·托蘭（一六七〇——一七三二），對於斯賓諾莎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偏狹性，曾加以深刻的批判。托蘭很堅決地反對抽象的、幾何學式的把物質歸結為延長，反對把運動跟物質分離開來，表明這不能說明運動的來源和世界的多樣性。萊布尼茨（一六四六——一七二六）在唯心論的基礎上，對斯賓諾莎哲學的形而上學，加以批評，他與斯賓諾莎的普遍實體相反，承認實體的絕對繁多性，他把這種實體叫做單子（Monda），並基於客觀的唯

心論，擁護唯心的多元論。我們在萊布尼茨的學說中也可以找到辯證法的原素，但是他不能越出純理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方法的範圍。要是斯賓諾莎沒有從抽象的一般性轉向單一和個別，那末萊布尼茨的衆多與個別便喪失了一般的聯繫，他認爲單個事物變化中的協和一致，是由神所規定的。伊理奇在其費爾巴哈關於萊布尼茨的著作摘要中，曾抄寫了費爾巴哈指出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哲學特點的一段。這一段話如下：「斯賓諾莎的本質是統一，萊布尼茨的本質是差異，區別；……斯賓諾莎的世界是一片無色的神性的玻璃，是個物體，除過毫末着色的唯一實體的天空世界外，經過這個物體我們再看不見別的東西；萊布尼茨的世界是塊多面形的結晶體，是塊金剛石，這塊金剛石由於自己的特殊的本質，可把簡單的實體世界變爲無窮多樣的豐富的顏色，同時並使它朦朧起來。」（伊理奇哲學簡記，七七頁）

從萊布尼茨的觀點看來，除過延長一概念外，還必須採用力的概念。萊布尼茨反對運動過程作有限的算術的和機械的評述，他的物體的實體並沒有歸結爲赤裸裸的延長，而包含着活動的力量，自我運動的原則。他雖然是基於力量概念的唯心論的解釋，但他却對物質運動的各種形態，也加以研究。狄卡兒認爲一物體把運動傳給他物體，運動的數量（由速度的量的乘積來測量）仍舊保持着；但萊布尼茨則認爲力量保持仍舊，並且力量是用速度平方的量的乘積來測量的。狄卡兒的公式，僅適用於機械運動。萊布尼茨的公式，正如恩格斯在自然界的辯證法中所指出的一樣，在一種運動形態轉變爲別種形態時是適用的。萊布尼茨與狄卡兒之間，關於兩個運動尺度的爭論，顯露了對自然現象間普遍聯繫的抽象算術的和機械的評述是不夠的。各門自然科學的發展，一天天發見了物質世界新而又新的方面和性質，這一發展已使具體的物理的物體之歸

結爲抽象的幾何學的延長沒有可能了。不過萊布尼茨否認對普遍統一的抽象數學的理解，而走上了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單個性的道路。

萊布尼茨認爲事物有多少，則力也有多少。每一種力都是各個的實體——單子，這單子各具有個別的性質。每種實體則具有獨立性，而是個特殊的精神的實物。萊布尼茨的單子是不可消滅，不可死亡的。不論那一個單子，在發展過程中，都不能消滅或變爲別的一個。世界秩序是上昇的一列單子。萊布尼茨基於分析無限小的方法，擁護自然現象中的不斷性的原則，而斷言謂自然沒有突變。萊布尼茨指出了任何現象都與世界整體相聯繫的原則，無疑他接近於辯證法，但是他把原子變爲鎖閉單位，却不可避免地陷在形而上學與宗教思想的網中了。

萊布尼茨的這種見解，是基於對十七世紀生物自然科學的重大成就的唯心

論的解釋而形成的。在十七世紀後半期，植物學與動物學方面，在用顯微鏡研究看不見的事業上，都獲得了巨大成功。山梅丹和馬勒比格所經營成的低級有機物解剖學和生理學，列溫古克的發見纖毛蟲類，都暴露了新的現象領域，而使自然科學家達到在最微小處自然界也是十分偉大的意念。萊布尼茨的單子，乃是一種微生物，它本身反映着偉大的自然界整體。萊布尼茨把發展過程理解作某一胎胚的數量的變化，換一句話說，他是站在十七和十八兩世紀自然科學當中廣大流行的胚中預存說的觀點上面。機械論的自然科學，把一切自然的過程歸結為數學和機械學的法則。不過十七世紀下半期具體科學的發展，尤其生物自然科學的發展，揭開了偏狹的機械數學的說明現象的不夠，而重新提出現實中及人類認識過程中普遍與單個、必然與偶然、形式與內容的相互關係問題。萊布尼茨提出了這些問題，而在辯證法史上作了寶貴的投資；不過

他反對機械的自然科學的偏狹性，而以現實之形而上學的分爲物質世界與非物質世界爲出發。萊布尼茨的全部哲學，則帶着封建思想成份與資產階級發展的新傳統間協調的痕跡。他在他的諧和學說中，表現了新興的德國資產階級關於他們的利益與貴族利益親睦配合的幻想。他力謀把機械的自然界觀和亞歷士多德關於本體形態的學說，把經驗主義與純理主義調和起來。萊布尼茨對於生物自然科學的成就，曾加以唯心論的解釋；但後來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却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對於這種生物自然科學的成就加以使用。在法國唯物論者看來，物質除運動與延長外，尙具有原始的感覺能力。他們消滅了超自然的力量，力謀從自然界本身的內部統一來說明自然界的一切現象。萊布尼茨則是以永久而不變的本質世界與可變的現象世界的對立爲出發的。他的物理學，在形而上學上獲得了它的根據。

基於對自然界的分析研究而形成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不是把自然界的質量的多樣性歸結為抽象的統一（如狄克爾（在物理學限度以內），斯賓諾莎），便是把單個變為不變的質量。後邊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培根，洛克，萊布尼茨，以及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都是有的。恩格斯把希臘哲學的辯證思維跟十七和十八世紀形而上學方法加以比較，指出謂，形而上學的方法，不能由單個東西轉而去說明自然現象間的一般的辯證的聯繫。恩格斯說：「十七和十八世紀——英國的培根和洛克，德國的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自己造成了些雅緻的藩籬，它用這些藩籬把自己圍繞起來，堵住了由對單個的理解走上對整體的理解，走上深入現存事物的一般聯繫中去的道路。在希臘哲學中，辯證的思維還是原始的簡單質樸，沒有被這些雅緻藩籬所破壞。」（恩格斯反杜林附錄）

形而上學，被看作關於存在最後本原的特殊的「科學」，事實上它的內容

是從宗教取來的。它的對象爲神，靈魂，及不朽。在十七世紀下半期，數學與機械學的巨大成就，就已經造成了各門自然科學獨立發展的基礎。微分和積分的計算法，牛頓的引力論，海亘斯（Christian Huygens, 1611—1695）機械學基礎的改造，物理光學的發展，在在證明了專門研究領域的增長與形成。「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本身還包含着積極的，地上的內容（例如狄卡兒，萊布尼茨等）。它在數學，物理學，及其他精確的科學上，都有發見，這些發見似乎都是跟它聯繫在一起的。不過到了十八世紀初期，這種幻想的聯繫，便被消滅了。積極的科學跟形而上學分離開來，而劃出了它的自己的領域。現在形而上學的一切財富，只限於觀念世界和神的物象了，這正是現實的本質和地上的事物開始把整個的興趣集中於自身的時期。」（馬恩文集卷三，一五五——一五六頁）霍布斯，斯賓諾莎，和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都作過反對形而上

學的鬥爭，認爲它是唯心論的「科學」，不過他們的唯物論，就反辯證法性、無力理解世界爲過程一層說來，則是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形而上學」一詞的這種二重的意義，就在於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唯物論，雖與形而上學作過鬥爭，但同時這一唯物論本身的特性却是形而上學的。

唯物論與唯心論及形而上學的鬥爭，從十八世紀初起，在歐洲一切先進國家裏面，特別地尖銳。在英國，於十七世紀末葉，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資產階級就跟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妥協。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這一轉變，以唯心論陣營的加强的方式，反映到十八世紀的英國哲學上來。英國的經驗論，在十七世紀曾以培根和霍布斯爲代表，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現在則轉向唯心論了。在經驗論的基礎上面，發展了柏克里的主觀唯心論與休謨的不可知論。

洛克（一六三二——一七〇四）就已經有動搖到唯心論方面的傾向，不過在

大體上他還是在唯物論的立場上。洛克受了純理主義形而上學方法的危機的影響，對於人類認識真實性和可能性的起源的說明，曾予以特別的注意。洛克就已經有一種企圖，想建立人類理性的界線；他承認經驗的二重來源：外界和內部的反映。洛克否認天賦的觀念，而認為感覺的經驗是我們認識的來源。不過思維的過程，在他成了由主體到客體的路徑上的障礙物，據洛克的意見，思維的過程，包含在單純思想的比較。抽象與溶化中。思維過程中所發生的複雜概念，並沒有反映着真實的存在。本體一概念，其實是丟開了感官的領悟，本身只是邏輯的抽象化。可以認識的，只有單個事物性質，但本體是不可認識的。洛克把一般概念，理解為總括個別事物一般特徵的結果，而完全留在形式邏輯的範圍以內。不過他認為這些概念，就其性質講，不能反映真實的存在，同時他並不是當作歷史上受限制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產物來批評這些概念的，而

是把他們視作需要確立認識界限的思維基礎。洛克把事物的質量分爲本原的與次要的。他承認只有本原的質量(延長性、形態、重量)才是客觀的。洛克認爲次要的質量(顏色、熱、音)是被產生的客觀運動，但就其形態說是主觀的。機械論的自然科學，結果不能夠證明：現實過程中的普遍運動怎樣會同獨特的和單個的配合起來。洛克對於基本質量和次要質量的對立也表現出了這種情形。

認識過程中普遍與單個的形而上學的對立，在純理主義和經驗論的全部發展中表現了出來。純理主義是基於數學和機械學的成功而發展起來的，它由於它的形而上學的狹隘性的原故，結果却不能夠說明一般思維範疇的起源了，在狄卡兒，這種一般範疇且變成了生得的觀念(Innate Idea)。經驗論因爲對自然界和思維的理解上缺乏歷史主義的原故，它片面的想把一般思維範疇歸結爲主觀心理的經驗的企圖，竟遭受破產了。

英國哲學家柏克里主教（一六八五——一七五三）發展了洛克哲學中的主觀要素，建立了澈底的主觀唯心論的哲學。柏克里是爲了反對新興普羅階級而跟貴族締結同盟的英國資產階級當中最反動的一集團的思想家，是哲學中神父主義的公開擁護者。柏克里斷言說，感覺是唯一的現實。事物乃是觀念、知覺的集合物。據柏克里的意見，洛克所說的本原的質量，如延長，運動，姿態，不可入性等，也都是主觀的，因而不能夠有真實的存在；他認爲這些質量只是根據形式邏輯構成的一般概念。「因爲智力可以觀察到，在經知覺而領悟的各個延長中，有一種一切共同和類似的東西，也有別種局部的東西，例如彼此互異的姿態或量，所以它（智力）個別地觀察或獨自分出那共同的東西，以便構成最抽象的延長觀念，這種延長既不是線，又不是表面，更不是體，它沒有任何的姿態或量，不過它是一種跟這一切完全分離的觀念。」（見柏克里，人類

柏克里認為物質、本體概念，是經這種抽象方法而發生的一般觀念、虛構，因此他宣佈此種觀念不是真實存在的。柏克里利用形式邏輯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的危機，來攻擊唯物論，樹立神的觀念。柏氏把根據形式邏輯所造成的抽象觀念，跟單個的感受對立起來，而得出一般抽象觀念不能存在的結論。從他的眼光看來，一般概念，乃是一種虛構，事實上存在的只有單個的表象。據柏克里的意見，當人們說到一根木頭或一個三角形，在事實上只是就感覺確定木頭或三角形而言。個別的具體表象，可以起演感覺攝取一定集團的代理者的作用，但是抽象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在真正的現實上是跟它們沒有東西相適應的。柏克里把個別的心理上的知覺和攝取變成了絕對東西，以為世界的統一便說明了精神的神的本體的存在。柏克里把空間、時間、及物質、歸結

爲抽象的形式邏輯的概念，證明它們的客觀存在是沒有可能的。人類認識過程中抽象普遍與單個間的形而上學的對立，在柏克里，達到了它的極端的表現。

休謨（一七一—一六五）對於唯物論有着巧妙而隱密的批評。休謨並不是個公開的主觀唯心論者，他是個懷疑論者和不可知論者，他並不是正面地否認物質，而是對物質的存在加以懷疑。他以客觀因果性的問題，作爲他批評物質的中心。休謨否認自然界中有客觀因果性的存在，他認爲客觀因果性並不是在直接的感官知覺中來的，然而也不是理性的先天性質。因果性的來源乃是心理上聯想和習慣的機構。要認識現實的必要的聯繫是不可能的。對客觀因果性的否認，把認識跟實踐活動的分離，對認識過程的缺乏歷史理解，這些都是休謨懷疑主義和心理說的基礎。休謨的懷疑論，雖然駁倒了柏克里的精神本體論，但大體上把柏克里的方法論的論題仍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休謨對本體概

念，曾加以批評，認爲是一成不變的本原，這一本原便是世界的基礎；他並且告訴我們，本體概念，並沒有表現任何客觀的東西，而是心理經驗的結果，這種經驗造成了人在種種表象配合上的某種恆久性的印象。

休謨哲學的歷史作用，就在於他提出了關於認識可能性和界限的問題，並使這一問題尖銳化，而且他本人從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立場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休謨對於以後的哲學，尤其對於康德的哲學，有着極大的影響。柏克里的主觀唯心論和休謨的懷疑論，只是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日益展開的危機過程中各個階段吧了。

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曾經展開了堅決的反對唯心論、形而上學及宗教的鬥爭。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乃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所達到的最高階段。法國唯物論者很猛烈地批評主觀唯心論，認爲它是最荒謬絕倫的哲學，有

如瘋顛病院。法國唯物論者，對於宗教也加以顯明的批判。他們發展了唯物論哲學，而與形而上學對立起來，認為唯物論哲學乃是唯一科學的認識路徑。拉美特里（一七〇九——一七五一）說道：「凡不是從自然界內部出發，凡本身不是現象、原因、結果的一切，一句話，凡不是關於事物的科學，對於哲學沒有任何的關係，而是從與它無緣的來源中發生的。」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是根據當時好多具體的自然科學的資料，來研究物質和運動的概念的。

法國唯物論者的物質，已不成其為抽象的延長，而僅具有幾何學的性質，如狄卡兒和霍布斯所說者。據法國唯物論者的意見，運動、延長及感覺的初步能力——物質的不可消滅的性質——乃是物質所固有的。法國唯物論者把物質視作具體的物理形體，認為它是由同種的原子構成的，哲學的任務是跟科學研究的任務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狄德羅（一七二三——一八四）謂哲學的概括只

有在熟思感覺、經驗和觀察的資料的結果才能顯示出來的。我們在狄氏的哲學中，甚至還可以遇到「經驗哲學」一術語。窮究哲理的真正方法，是在於並且大概是在於用理性去幫助理性，用理性和經驗去幫助感覺，使感覺適應於自然界，利用自然界來發明工具，利用工具來研究並改進手工藝，這種手工藝必須給與人民，爲的使人民去敬重哲學。十八世紀唯物論者的偉大功績，便是他們側重於物質與運動的統一。他們的狹隘性，就在於他們把運動只是理解爲機械運動，只是空間中的轉移位置。法人不懂得發展的觀念，他們的唯物論乃是形而上學的，反辯證法的。法蘭西唯物論的各個代表者（狄德羅）雖已經有了進化論的天才的胚胎，但大體說來，他們還是以形而上學的自然界一成不變的表象爲主的。他們承認機械的因果性乃是規律性的唯一方式。

法國唯物論乃是渴求政權的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它並不限於關於自然

界學說的範圍，而且發展了關於政治和人類社會的學說。不過法國唯物論是以理性的行動來說明社會生活的現象，因之它在對歷史的理解領域以內仍是立在唯心論的立場上面的。恩格斯指出謂，在社會現象的領域以內，法國唯物論的特徵，便是歷史觀點的缺乏。法蘭西唯物論所提出的任務是在於發見自然界過程的統一，從統一本身中來說明世界，不過它把一切都歸於機械運動，不能暴露現實世界中的真實轉變和聯繫，不能完完全全地克服唯心論。

在認識論上，法國唯物論者唯物論地發揮了洛克的論題，認為感覺是唯一的認識來源。理性的認識，就在於研究感官領受的資料。法國唯物論告訴說，思維和認識的內容是從感官的經驗和外部世界中發生的，不過思維的形態是從外部世界得來的。法國唯物論的有些代表者，尤其狄德羅，雖有光耀的辯證法因素，但是整個兒地說來，它仍是狹隘的、直覺的、形而上學的，無力高升至

辯證的思維方式。

三 古典的德國唯心論

具體科學發展的全部行程，揭開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的狹隘性，向辯證哲學的過渡，向辯證的思維方法的過渡，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古典哲學中，就表現了出來。德國唯心論，與古代的、自發的辯證法不同，它自覺而有系統地發展了辯證宇宙觀和方法論。不過辯證法在古典的德國哲學中，不論會有怎樣廣大的和各方面的發展，但它是基於虛偽的唯心論的立場，而且只是在這一虛偽的出發立場有可能的範圍以內發展起來的。客觀世界和思維的規律性，往往由唯心論的辯證法，以曲解的方式反映出來。德國的辯證唯心論，乃是那一時代進步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的哲學意識形態。德國古

典唯心論發生和盛行的時代，乃是資產階級抬頭的時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封建專制制度迅速崩潰的時代。法國大革命，對於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期德國的意識形態的發展，曾有着巨大的影響。德國哲學的唯心論辯證法，反映了封建制度的這一崩潰。馬克思很精確地給德國的古典唯心論下了個定義，說是「德國人的法國革命理論」（馬恩文集，第一卷二一二頁）。十八世紀末期和十九世紀初期德國哲學的辯證性，並反映了當時科學上所發生的急激轉變，這一急激轉變是跟進化觀念的漸漸侵入一切知識領域（世界開闢論、地質學、胎生學、生物學中的進化問題等）有聯繫的，它漸漸地摧毀了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的基礎。同時，這一辯證法的唯心論基礎，是由於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的衰弱和封建制度的依存性、其經濟的不發展、政治的怯懦、及不徹底所使然的。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去進行現實的政治鬥爭，因而他們把這一鬥爭轉移到

思想的領域裏面來，把政治的革命歸納爲哲學的革命。德國的古典唯心論經過了四個基本階段，這四個基本階段是跟康德、菲希特、席林、及黑格爾的名字分不開的。康德在其自然科學的著作裏面，在形而上學的自然界絕對不變說中打了個漏洞。他在天之普遍自然史和理論一著裏面，把地和太陽系視作在時間上所發生的一種東西。康德從物質的吸引力和拒力，積極活動與消極活動出發，力謀說明太陽系的發生、發展、及死亡。在批判時期以前，康德即孕育了對舊式邏輯須加改革的意識。他近於把自然界視作歷史的過程，所以他相信形式邏輯的諸範疇，不能夠表現和包括變化和真正轉化的過程。爲了說明變化的過程，康德認爲必須承認現實本身中有現實對立的存在，並且在這一視角之下，對於同一律和矛盾律要加以批判。康德的哲學很明確地表示出了舊的形而上的思維方法的危機，而提出了創造新的思維方法的任務。

康德在其哲學發展的過程中，感受了萊布尼茨和窩爾伏的形而上學，培根和洛克的經驗論的影響，他曾接近於那休謨的懷疑主義所提出的認識可能性的問題。要是法國唯物論是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反對形而上學，並宣傳無神論，那末康德把認識可能性的問題是跟重新樹立形而上學的問題聯繫在一起來考察的。唯心辯證法方法的研究，在經濟落後的德國條件下面，是跟形而上學（就研究存在的最後基礎，而企圖樹立神的存在的唯心論哲學而言）的復辟過程配合在一起的。康德認為須對理性設法加以批判，為的證明形而上學的可能性，凡「純粹」（從經驗研究「解放」出來的）哲學，他都叫做形而上學。

據康德的意見，形而上學可「分爲推理的和實踐的應用純粹理性的形而上學，因之，往往不是自然界的形而上學，便是性情的形而上學」。自然界的形而上學，含着理性在一切事物的理論認識上的一切「純粹」的原則。性情的形

而上學，則含着決定人的活動的先天的原則。康德在其哲學中是個二元論者。他承認客觀世界——「自在之物」的存在，這種「自在之物」影響感官，而產生領悟和知覺，這種領悟和知覺便構成認識的內容。不過康德却宣佈「自在之物」是不可認識的。據康德的意見，認識有個二重的來源。它的內容是得自經驗，它的形式是由理解力基於它所固有的先天的思維方式所介紹的。康德把形式和內容，把本質和現象分離開來，而走向不可知論。康德認為他的哲學的最主要的任務，是把從經驗中所發生的經驗知識，和先天所得的、與經驗無關的「純粹」知識，彼此分別開來。康德把這兩種知識的區別，作了在經驗科學和哲學之間劃分界線的基礎。從康德的觀點看來，哲學乃是一種特殊的、與經驗知識和經驗無關的認識。哲學是單從概念中去認識「純粹的理性原則」。

康德把哲學和科學分離開來，而在認識問題的解決上走向了認識形式與認識內

容分裂的道路。感覺的領悟供給了各色各樣的經驗材料。思維以它的綜合的活動，使這一多樣性統一起來。不過據康德的意見，這一綜合是以先天的概念為根據的，這種先天的概念是比經驗先有，遂使綜合才有可能。他的「先驗」哲學的任務，是發現構成經驗基礎的先天原則。

康德把空間和時間轉變為先天的感覺方式。他把綜合感覺印象資料的各範疇（數量、質量、關係、及樣式）視作理解力活動的先天方式。他把認識的領域，只限於現象界，真實如其獨自存在——「自在之物」——的一樣，是不可知的。康德在純粹理性的批判一書裏面，從事清洗工作，從「自在之物」界清去空間、時間、因果性及必然性，而準備了一種可能，在實踐理性的批判一書裏面得以把神、不朽及自由移到「自在之物」界裏面去。

康德對理性的批判，不能夠克服舊的、在合理論上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

法。康德沒有把握住思維在歷史發展中的形態；他使數學合理論的認識方式絕對化，而形而上學地把認識的形式和內容對立起來。各範疇相互之間內部並沒有聯繫，範疇表則以判斷在形式邏輯上的分類為它的基礎。空間、時間、本體、及因果性各範疇，是從當時機械的數學的自然科學中剽竊過來，而變為先天的主觀方式。不過康德的哲學雖有形而上學的基礎，但它對於唯心辯證法的發展曾給了一個有力的推動。他在他的先驗的邏輯中，揭開了形式邏輯的缺點，雖然整個兒說來，他本人仍是站在形式邏輯的立場上。康德關於二律衝突的學說，在辯證法史上佔據着特殊的地位。康德表明，理性不可避免地走向矛盾。據康德的意見，辯證法的「必然得自於理性，正如理性的趨向於無限的認識一樣——這種趨向是根源於它的性質本身」。伊理奇說道：「康德的大功績，就在於他取丟了辯證法的『表面上的任所欲為』。」（見伊理奇哲學筆記，九八

頁)不過康德提出矛盾問題以後，却不能對付它了。他認為二律矛盾是主觀的，幻想的，不可解決的，把它們的數目只限定為四個。康德哲學中所包含的辯證法因素，曾作了菲胥特、席林、黑格爾等唯心論辯證方法發展的出發點。

菲胥特(一七二二——一八一四)出而反對康德的二元論，丟掉了「自在之物」，而創造了主觀唯心論的體系。菲胥特的辯證法變成了萬有的認識方法和一切存在發展的原則。他被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初期的光輝的勝利所激動，在倫理學視角之下，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行動」——自由——問題的研究。菲胥特的概念和範疇，都喪失了自己的僵死的不動性，而變成了行動的東西，可以發生和發展。哲學家的任務，就在於探討這一發生和發展的行程。

菲胥特是頭一個企圖克服存在與思維間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對立(康德把這一對立尊為絕對的教條)的人，不過他克服這一對立的方法，是把客體溶化

在主體的純粹活動中，使之消滅。菲胥特認為行動和實踐乃是聯合感覺界和智力領悟界的手段。「行動概念乃是聯合兩個世界的唯一的概念，只要我們具有感覺和智力領悟，那就有這個概念。」（菲胥特）菲胥特的主觀唯心論，爲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怒濤和理想所激動，再經德國經濟落後的三稜鏡所曲折，因之它把一切實踐的和政治的問題歸納於倫理學。菲氏把實踐理解作精神意志和道德意識的實踐。菲胥特從這種對實踐的理解出發，力謀建立他的自我認識的唯心論辯證法。

從菲胥特的觀點說來，哲學的基本任務是確立一切局部科學的基本原則，因之他的哲學是科學論。哲學與局部科學的分離的趨勢，在菲胥特仍繼續加深。「科學論，像科學一樣，並不顧及經驗，也不注意它。即使在任何經驗不能存在場合下，它也是真實的。」（菲胥特）

德國先進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都熱烈地歡迎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初期的雷鳴般的轟聲。不過革命的進一步的發展——雅柯賓黨的獨裁和巴黎的革命恐怖，使德國市民對革命存一種恐懼之心。德國市民情緒中的這一轉變，也影響及於德國古典唯心論以後發展的性質，而完成了由菲胥特的有效倫理學的唯心論之轉向席林（一七七五——一八五四）的更直覺的唯心論。

席勒客觀唯心論的基礎為關於絕對的學說，這種絕對在毫無差別的統一中吞下了客觀與主觀，自然界與精神。據席林的意見，自然界本身則是不自覺的發展中的精神。席林根據唯心論的前提建立了他的自然辯證法。席林自然哲學辯證法的積極功績，就在於它力謀認為自然界是經過對立鬥爭而實現的萬有的動的過程。席林的自然哲學辯證法是在自然科學中偉大發現的直接影響之下而發達起來的，自然科學中的這些偉大發現，便是拉維齊埃（Anloine Laurent

Leveisier) 的新燃燒論，哈勒溫尼和伏爾特的電子論，以及狄威的電化學說等等。席林利用自然科學的這些勝利，企圖建立自然界普遍統一和發展的原則。

席林關於自然界一切力量統一的學說，乃是對自然科學進一步發展的一個積極的推動。比方愛爾斯特宣傳自然界一切現象一元論的原則，而直接在席林影響之下發見了（一八二〇）電磁學的現象。席林的自然哲學辯證法，在其一般的把自然界當作動的過程來研究的方法論上，曾是自然科學好多天才假設的預料，不過因為它是在唯心論的基礎上面發展起來的，所以它往往以人造的和幻想的構造來代替自然界現象的真正聯繫。席勒從唯心論辯證法的觀點，對於形式邏輯的法則，加以批判；但是他的哲學的基本的歷史作用，並不在於辯證方法的進一步的發展，而是在於把它應用於自然界。席勒在他的其餘的哲學橋

造中，發展了種種反動的唯心論的概念，在他活動的末期更陷入於直接的神秘主義中，宣傳神秘的直覺，猛烈地攻擊黑格爾的革命的辯證法。恩格斯指出，我們應當驕傲的，就是我們是從康德，菲胥特，黑格爾沿着直線來的，至於席林，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前驅的數目中，是不足掛齒的。

唯心論辯證法發展上的新階段，要算黑格爾的哲學。像黑格爾所說的一樣，黑格爾的哲學，乃是自康德以來哲學運動的一個終結階段。黑格爾（一七七〇——一八三一）的哲學，是個萬有的哲學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現實是被看作過程來理解的。因此，黑格爾的體系，力謀包括現實的一切方面，它本身含着人類知識的一切部門。「精神的現象學（與精神的胎生學和古生物學類似，精神現象學可叫做個人意識在種種階段上的發展，這些階段被看作歷史上人類意識所經過的各階段的縮影）、邏輯、自然哲學、在各個歷史的段落上所

造成的精神哲學、歷史、法律、宗教的哲學、哲學史、美學等等，在每個這些各種不同的歷史領域以內，黑格爾力謀找到並指出經過它的發展路徑。」（恩格斯：費爾巴哈論）發展過程的基礎和象徵，在黑格爾則為絕對觀念。觀念的邏輯的發展先於自然界，自然界只是它的另一個存在方式。在自然界中，絕對觀念是以天然必要的方式發展起來的。絕對觀念的自我認識過程，是在精神中，即在思維和歷史中執行的，而在黑格爾哲學中得到完成。從黑格爾的觀點看來，哲學乃是絕對精神在每一歷史階段上的表現，它的任務是在認識絕對精神的各方面。

在神秘化和唯心論的形式上，黑格爾接近於理解哲學發展過程的內在規律性。他在他的哲學史上指出謂，原來存在的只有哲學一種，各個哲學學說只是這個哲學發展的各種不同的階段而已。哲學學說的歷史遞進性，並不是主觀意

見的偶然更替，而是哲學轉化的內部所必有的過程。每一哲學體系，提出某一個別的原理，這種原理並沒有被以後的發展所完全顛覆，而是包含在新的學說以內，作為隸屬的因素。

因之，黑格爾的哲學，給自己設立了一個任務，想把哲學史上所有的一切基本原則，綜合起來。黑氏想在他的邏輯中，解決這一任務。他的邏輯一書，乃是哲學史和科學的概括。各範疇在邏輯中的一定位置，是跟人類知識發展的一定階段相適應的。據黑格爾的意見，認識是從研究物象和現象中的外部聯繫開始，進而揭開法則的內在聯繫。用黑格爾的名詞來說，認識是由存在進到本質。「概念（認識）在存在中（直接的現象中）揭開本質（因果法則、同一、區別等），這就是一般人類認識（全部科學）的真正的總行程。自然科學，和政治經濟學（以及歷史）的行程，都是如此。所以，黑格爾的辯證法，乃是思

想史的概括。」（伊理奇，哲學筭記二四〇頁）質量、數量、尺度等範疇，在黑格爾都表現着哲學和科學發展的一定階段。概念在黑格爾邏輯中的發展過程中，是由抽象升至具體。邏輯逐漸發展的過程，是由對立的鬥爭，矛盾的不斷發生和解決所規定的。

黑格爾在他的邏輯科學中，在唯心論的基礎上面，實現了辯證法、邏輯、及認識論的同一。他的邏輯，應是「形而上學」或推理哲學。黑格爾對舊的形而上學會加以方法論上的批判，但它的內容則轉移到他的邏輯裏面來了。黑格爾的思維與存在法則的同一，係根據於下面一個唯心論的論題：「思維，像自然界和精神界的一切物象的普通本原一樣，包容它們的一切，而構成一切現存事物的基礎。」（黑格爾邏輯論，四二頁）不過由於唯心論的神秘化的結果，真正的現實的歷史過程，在黑格爾，是溶解在思想的邏輯過程中了。邏輯的運動，

在黑格爾曾變為自然界與歷史的創造者。自然界與歷史，只是實用的邏輯。在其唯心辯證法的方法中，黑格爾以抽象和推理的方式，加於認識發展的歷史行程，不過雖有這種唯心論的遮掩，但是「他的思想的發展總是跟世界史的發展平行的」（恩格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評述）。黑格爾的邏輯是從認識史發展而成的。在這一路徑上，黑格爾指出了邏輯與認識論的統一。黑格爾的邏輯，是從思維方法的歷史發展上來研究它們，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揭穿了它們的真實內容，證明了客觀認識的可能性。黑格爾邏輯論中的諸範疇，乃是「真實的存在」的各方面的表現，這種「真實的存在」，我們已經說過，是被純粹唯心論式的理解的。黑格爾對於「有內容的」邏輯的要求，乃由於下面一事所引起，即形式邏輯和基於它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都不能表現變化和現實發展的過程。形式邏輯所研究的是空洞的思維形式，而拋棄了任何的內容。

黑格爾的辯證邏輯，主張研究內容。伊理奇指出謂：黑格爾「要求這樣一種邏輯，即它的形式應當是有內容的形式，有活的、真實的內容的形式，這一形式是跟內容不可分開地聯繫在一起的」（伊理奇，哲學簡記，九三頁）。不過內容本身，黑格爾是從精神方面來理解的。黑格爾僅在唯心論的被曲解的方式上推知，邏輯並不是關於思維外部方式的學說，而是關於現實世界和認識過程發展法則的科學。黑格爾基本的唯心論的瑕疵，就在於他的辯證法則並不是從自然界和歷史中得出的，而是以思維法則強加於自然界和歷史。

黑格爾認為一切事物和現象之無窮的普遍聯繫的研究，惟有哲學才行，而非是局部的科學。局部的科學所研究的，是終極的物象和現象，它仍留在理性的範圍以內。原來局部科學的基本任務，則是分析和解剖自然界，搜集和積蓄資料。老實說，黑格爾認為局部科學的作用，便是如此。據黑格爾的意見，哲

學的任務是表明局部科學在具體整體發展過程中的統一，這種整體，黑格爾理解作概念自我發展的過程。他把哲學和局部科學間的區別，只歸結爲它們所使用的範疇的區別。個別科學的研究有着一定的限度，出了這個限度，便是哲學支配的領域了。「自然的哲學是在物理學所達到的一點上，理解物理學基於經驗所準備的材料，又進一步把它加以改革，不把它當作最後的確證，作爲經驗的基礎。所以，物理學應幫助哲學，給哲學準備材料，爲的它把它從物理學所得的理性的一般東西譯爲概念的用語，證明這個一般東西怎樣起源於概念，成爲它本身所必要的一種整體」（黑格爾，文集卷二；一六頁）。公認哲學會給每門科學和研究領域加入了一種內在的和必要的聯繫；同時，黑格爾按照各個知識領域，想出了自然，歷史，法律等哲學，而創造了包羅萬象的超出於各個科學以上的哲學體系。

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取材於認識形式的辯證法，這種認識形式的辯證法是在封建社會轉變為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認識和以唯心論的方式表現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在封建制度腹內的發展所產生的變遷和社會結構上的質量的變化（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結果），乃是黑格爾唯心論辯證法的出發點和動機。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克服了各個民族的地方的狹隘性和閉關主義，而創造了全世界史的共同的經濟基礎。生產力的發展和法國的勝利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指出了歷史過程發展的進步行程，而標明了由低級轉向更高一級發展階段的過渡。馬克思基於唯物史觀，表明歷史的轉變為全世界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徵的結果，而並不是形而上學的徵候——抽象的自我認識和世界精神的產物。黑格爾的注意中心，乃是全世界史的問題。黑格爾的「絕對觀念」，

「世界精神」，以唯心論的和目的論的方式，表現出了全世界史轉化的過程。這一神秘化的產生，是由於社會意識的形態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面獲得了外部的客觀力量的性質，這一力量支配着人，把人跟他的物質勞動的生產品並列起來。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中，把國家、法律、及社會意識的一切形態，視作人類勞動的結果，不過他把人類勞動僅僅理解為精神勞動。他是個唯心論者，並且站在把體力勞動與精神勞動對立的資產階級狹隘的觀點上，他無力領悟到歷史過程的物質的統一，同時也無力表明意識的形態是受物質勞動的歷史形態，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

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黑格爾哲學的基本矛盾乃是革命的方法與壓抑及限制這一方法的保守的體系間的矛盾。不過黑格爾的方法與體系並不是相互敵視的，如像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者所說的一樣，他們把兩者絕對地分離開來，

把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看成同一個東西，這是唯心論內部：唯心論體系與唯心論方法間的矛盾。馬克思指出謂，他的唯物論的辯證法是跟黑格爾的根本不同的。

四 馬克思主義產生後的資產階級的哲學

黑格爾的哲學，結果，成了資產階級哲學史上的最後的一個有力的綜合。

自英法兩國資產階級奪取政治權力和普羅階級在階級搏鬥隊伍中成了一個獨立的歷史因素（如一八三〇年法國的七月革命；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三年兩次的里昂暴動；英國一八三〇——四十年代的憲章運動，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以後，資產階級與普羅階級在實踐和理論領域內的階級的鬥爭，開始採取了極尖銳的和威脅資本主義的方式。馬克思主義業已逐漸形成，而成爲普羅階級的宇宙

觀。於是資產階級哲學的任務，已不是多少公平的去研究現實，而是虛偽的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作辯護了。恩格斯曾指出謂，德國的哲學思維，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後，即告衰落和腐化了。「至於歷史科學——哲學包括在內——，舊的毫無所畏的理論研究的精神，已隨着古典哲學而完全消滅了。代之而起的，則是毫無意義的折衷論，關於肥缺和薪水的關心，甚至極卑的阿諛。這一科學的官方代表者，已變成了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的公開的思想家，這時不論資產階級或國家都已經跟工人階級進行公開的鬥爭了。舊的德國人愛好理論的興趣，現今惟有在工人階級中間還繼續生存着。……德國的工人運動，乃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人。」（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在黑格爾以後的時期，資產階級的哲學，走上了放棄科學認識的路徑，未曾提出辯證方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折衷論和反動的好戰的唯心論，在黑格爾

以後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的哲學上面，烙下了印跡。現代資產階級的哲學，把反對唯物論的鬥爭認做是自己的主要任務。大體說來，這一鬥爭的目的，是在反對馬、恩、列、斯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資產階級的唯心論者，把辯證唯物論跟機械唯物論看成同一個東西，從事攻擊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拿它來冒充馬列的唯物論。

資產階級哲學名家的偉大的哲學體系，被無數微小而平凡的學派取而代之。御用的大學「教授」的折衷哲學，開起燦爛的花來。這種日益墮落的資產階級哲學的內容，主要的是極反動的模仿主義，用各種各樣的調子和花樣，重復那過去的哲學發展的最薄弱最反動的方面，一再嚼咬早已推翻的柏克里、休謨、康德的體系。「新休謨主義」啦，「新康德主義」啦，「新斯賓諾莎主義」啦，「新黑格爾主義」啦等等，五花八門的學派，都一個一個出現了。它

們跟現代資產階級的一般反動的唯心論的趨勢相適應，都選取了康德、斯賓諾莎、黑格爾等的最惡劣最薄弱的方面。

放棄對整個世界的認識，承認事物本質認識的不可能，極惡的唯心論，這就是實證主義，經驗批判論，及新康德主義的主要特徵。

孔德 (Auguste Comte) 和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實證論，其形成的時期，資產階級還關心於自然科學的發展，但是對於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的結論已經感受恐怖。孔德和斯賓塞二氏，把哲學的任務歸結為：折衷式的綜合各門科學的成果，並把科學跟宗教調和起來。斯賓塞把運動、空間、時間、力量、因果性、矛盾等概念，跟對它們的機械論的和形而上學的解釋聯繫在一起，加以考察，並未提出關於越出形而上學和形式邏輯的限度的問題，而從此得一結論，謂事物的本質是不可知的，而主張把宗教和科學調和起來。

經驗批判論者，阿文那里斯和馬赫，像柏克里和休謨一樣，力謀把人類認識的過程歸結爲主觀心理的「經驗」，把真正的現實跟感官的領悟，視爲同一個東西。機械唯物論，認爲機械的因果性是一般聯繫的唯一形態，而馬赫和阿文那里斯對機械的因果性，加以批評，否認客觀的因果性和一般規律性，而代以條件論和職能上的依存性，這依存性所得的結果，便是放棄了對自然現象間的真正內在聯繫的認識。叔柏（*Wilhelm Schuppe*）的內在哲學，頗接近於經驗批判論，它力謀把柏克里和休謨的心理說和康德的先驗論結合起來。現在新馬赫主義者（加拉普、萊興巴哈等）也表現了這一趨勢，他們企圖把馬赫主義跟計算法結合起來。

新康德主義拋棄了康德所承認的唯物論的自在之物，把一切注意集中於樹立認識的先天形態，新康德主義馬爾堡學派的領袖，柯痕（*German Cohen*），

把純粹認識的對象僅視作思維的產物。柯痕的「純粹知識」，跟康德的「純粹」思維」不同，不僅創造了物象的「純粹」形態，而且創造了物象的「純粹」內容。柯痕排除了作為認識出發點的知覺和領悟，使康德的形式主義和先驗論達至極度的境界。從柯痕的觀點看來，思維並不是從外面取得任何的材料，而是從自身中去創造它。柯痕把存在溶和在思維中，而從邏輯中得出科學的全部內容。柯痕抄襲康德的先驗論和黑格爾邏輯思維的絕對獨立，企圖把黑格爾和康德二氏體系的反動方面結合起來。柯痕在證明康德的先驗論上，係憑藉於現代數學物理學的形式主義。伊理奇關於柯痕樹立先驗論的企圖說道：「反動的願望是由於科學的進步本身所產生的。自然科學的巨大勝利，對於那運動法則允許數學研究的同種而簡單的物質原素之接近產生了數學家對物質的遺忘。『物質消滅了』，單留下了等式。在新的發展階段上，似乎又重新獲得了舊有的

康德觀念：理性給了自然界以法則。」（伊理奇文集卷十三，二五一——二五二）
二）新康德主義福雷堡學派的代表者，里凱特和溫德班德，也拋棄了康德的自在之物，力謀在歷史上樹立唯心論，把歷史跟自然界對立起來，而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造成一種形而上學的對立。

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危機的加深，迫使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就去結合康德和黑格爾的學說了。十九世紀下半期英國的新黑格爾主義，（斯特林、布萊德里、麥克·達加特等），乃是一種想使黑格爾適應於康德的企圖。斯特林黑格爾的秘密一著的基本思想，歸結起來，可說是黑格爾的秘密在本質上便是康德的秘密。布萊德里仍保存着現象界與絕對現實間的對立，這種絕對現實喪失了任何的矛盾。他的特徵，便是完全不懂得黑格爾的辯證方法。

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面，好多國家裏面提出

了「返回黑格爾」的口號。人們開始叫出「新的辯證法」（約納斯·康）。里柏特（A. Libert）要求創造「悲劇的辯證法」，這「悲劇的辯證法」彷彿是表現現代的不能解決的矛盾。新康德主義者加西列（E. Cassirer）力謀把黑格爾辯證法的歷史主義跟康德的先驗論調和起來。僅在認識限度以內承認矛盾，並把它們歸結為康德的二律衝突，這便是這個「新辯證法」的本質。在發現真正現實中的矛盾時，此種矛盾則被視作不動的和不能解決的對立。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新黑格爾主義是跟資產階級哲學的非合理的——老實說，宗教的和神秘的趨勢相配合的。黑格爾的辯證方法，被歸結為直覺的和非合理的認識（如克羅納爾、格洛克納等）。

在資本主義一切矛盾和普羅革命直接威脅尖銳化的情勢下面，神秘主義和非合理主義，在資產階級的哲學中變成了支配的東西。實驗主義（就其相對論

和把意識歸結爲心理的『經驗』一點說，頗接近於馬赫主義）已表示完全放棄了任何客觀的認識，而轉入宗教神秘主義的路徑了。

實驗主義（皮爾士、詹姆士）乃是美國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客觀的真理是沒有的。真實的東西，只是在我們思維的方式上便利的東西而已。凡在實踐上有用的，才是真實的。對於現實的客觀法則的認識，對資產階級已成爲不適合和不可能了。「問題已不在於某一法則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而在於它對於資本是有益的還是有利的，是便利的還是不便利的，是跟警察的目的相符合的還是不符合的。」（馬克思資本論卷一序言）實驗主義把反動的資產階級對客觀真理認識的放棄變爲自己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了。實驗主義並不以斯賓塞對於科學和宗教「勢力」範圍的簡單的分界爲滿足。實驗主義主張，宗教應滲透宇宙觀的基礎本身，而深入到科學認識的內部去。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就已經摧毀了理性的認識，而踏上了非合理論的途徑。他公開地宣佈了階級社會組織的原則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則。「等級，教職制的秩序，僅形成了自然界本身的最高法則。」(尼采，反基督，五七頁) 他爲了這一目的，使生命的生物學過程神秘化。活的應當生長，擴大它的權力，吞併他人的力量。生活活動的最高原則，乃是求權力的意志。凡幫助主人支配奴隸的一切，尼采都認爲是善的。尼采的哲學及其對權力和「最高」種族的崇拜，現在被法西斯主義廣大地利用着。

後來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進一步把邏輯論和先驗論變爲直覺論。胡氏認爲理論的價值是超時間的。胡塞爾認爲哲學是關於真理本原，關於本質的科學。不過胡氏認爲本質是理性的認識所不能及的。哲學的方法，則是對本質的現象學的理解，即直接的直覺的默想。胡塞爾把邏輯中的形式主義，達至

極度的境地，而變成直覺論——非邏輯論，而摧毀了邏輯的基礎。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反唯智論，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直覺論上，更明白的反映出來了。柏氏利用機械宇宙觀和形而上學的、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的危機，以期達到摧毀唯物論的科學認識及以直覺來代替它的反動的目的。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所有這些最明顯的特色和趨勢，都反映在法西斯蒂的哲學中。完全的放棄科學的研究，狂暴的反對辯證唯物論，公然的宣傳蒙昧主義，神秘主義，神甫主義，及極端愛國主義，崇拜戰爭和武力，——這就是現代法西斯主義的哲學。法西斯蒂的哲學家，無力創造絲毫有價值的體系，他們僅僅利用哲學中的一切反動趨向，各種哲學代表者的一切反動因素，把它折衷地湊合起來。

黑格爾的辯證法，是資產階級哲學史上想越出形而上學思維方法限度的最後一次的認真的企圖。只有在馬、恩、列、斯、的唯物辯證法中，才澈底地克

服了這個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黑格爾以後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利用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的危機，想摧毀一般科學的認識。包攬了各門具體自然科學的危機，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在科學上的反映，這種危機，在自然科學的新發現與舊的形而上學的理論思維方式間的矛盾上，表現了出來。新的發現，把自然界理解作一個偉大的、處在辯證發展過程中的整體。它們揭開了發展過程的辯證性。舊的把一切現象歸結為抽象同一的形而上學的方法，遭受了最後的破產。現代自然科學的最偉大的發現，給了一種可能，不但可以表明自然界各個現象間的內在聯繫，而且可以表明自然界各整體的偉大領域間的內在聯繫。(一) 原子已終止其為不可分的，而可加以解析了。原子核也可加以解析了。化學原素不變的教條，業已毀滅。歷史主義浸入了物理學和化學。(二) 空間和時間喪失了它們對物質的不動性和外面性。於是證明空間、時間、物質的統一及其形態在

物質普遍運動和發展過程中的變化，始有可能。（三）體量與能力相等的確立，能力惰性體量的發現，消滅了體量與能力間的形而上學的對立，而證明它們乃是物質運動的種種形態。基於這一理由，體量保存法則和能力保存及轉變法則，匯合而成爲一個統一的共同法則。（四）關於物質的新學說確立了波動與分子，不斷與可斷的統一。所有這些發現，只有基於唯物辯證的方法，才能夠明白和思議的。

至於資產階級哲學思維的沒落和無政府狀態使各門科學的危機更加尖銳一層，有些資產階級的哲學家也意識到了。「我們的這一時代——克羅納說——可叫做危機時代。差不多在一切科學和文化的領域裏面，人們都講到危機。所謂關於精神，關於神學和歷史，直至法律的科學的危機，早就尖銳化，而且根據布勒爾和德里西的指示，即心理學也是免不了的。科學中最精確的，如數學

和物理學，也沒有逃避過基礎的嚴重動搖。關於這種危機形勢的原因，已有多人在討論着。有人甚至認為應說是『科學的破產』。不過所有這些危機的極深遠的原因，則是基本的哲學原則的鬥爭，這些原則對於科學和全部文化的各個問題，都有着影響。……哲學的真正的恥辱，只是在於哲學體系的無政府，只在於哲學見解和其可惡的立場的無數的衆多。】(F. Kroner, Die Anarchie der Philosophischen Systeme) 不過資本主義經濟及資產階級文化根基的危機，使資產階級的哲學無力去從事新的包羅萬象的哲學的綜合。無數的反動唯心論學派和體系，都不能基於辯證方法把現代自然科學的偉大發見加以現實的內在的聯繫，牠們只是辛苦地對自然科學的成就作宗教的唯心論的解釋。

現代資產階級的哲學，由於它的反動的唯心論的本質的原故，變成了具體科學發展的重大阻礙。具體科學的發展，證明了辯證唯物論的正確。惟有辯證

唯物論，才給了個克服現代科學的方法論危機的基礎。黑格爾以後真正進步的哲學發展的路線，只有經過普羅階級的哲學——馬、恩、列、斯的辯證唯物論。

四 馬列主義中的哲學問題

辯證唯物論乃是普羅大眾的哲學，它「不是舊唯物論的簡單的復活，而是在它的牢固基礎上面還添加了兩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以及這兩千年來歷史本身發展的一切理想的內容」〔恩格斯反杜林〕。辯證唯物論是憑藉於一切科學的成就和發見，是它們的理論的概括。辯證唯物論乃是普羅大眾的哲學宇宙觀，它只有基於工人階級的出現於世界舞台，才能形成。這時工人階級已經認識了自己的革命的歷史的目的，和革新舊社會制度而建立無階級的康敏社會的任務。只有從這個新的、認清了自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自己的歷史的任務的、澈底革命的階級的觀點上，才有可能去認識歷史的唯物論的統一，

在理論上概括過去一切全世界歷史的人類實踐的成果，而使理論成爲革命的改變世界的行動之南針。哲學和科學上的這一革命，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兩氏所完成的，後來再由伊理奇和約瑟夫二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加以發揮。馬恩二氏指出謂，自普羅階級出現於歷史舞台後，把各方面的改革社會的問題當作自覺的革命的任務，提出於日程上。

普羅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從其開頭起，便以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和建立普羅獨裁制、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自覺地操縱社會技術經濟發展的行程、消滅階級、克服基於舊階級社會而發展起來的全部觀念世界爲其任務。普羅革命的出動，即爲有計劃地改造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普羅革命和普羅獨裁制的問題，乃是馬恩二氏一切理論思維和一切實踐活動的出發點和中心點。自然而然的，馬克思的哲學表現着普羅大眾的有目

的的活動，他們在提出和解決歷史任務上的積極性。辯證唯物論，不僅要求說明世界，而且要求改變世界。辯證唯物論，認清了歷史發展的趨勢以後，要求承認康敏主義。

哲學在階級社會裏面，帶着很明白表現的階級的和黨派的性質。社會階級的鬥爭，不僅發生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以內，而且發生於意識形態領域以內。辯證唯物論，乃是以前哲學和科學的發展所造成的精華的繼承物，不過普羅階級的領有這種精華，是以對從前一切榨取意識形態的階級狹隘性加以澈底而革命的批評為基礎的。辯證唯物論本身有機地包含黨派性的原則在內。「唯物論本身包含着所謂黨派性，在任何事件的評價上，務須正面而公開地站在一定的社會集團的觀點之上。」（伊理奇文集卷一，二七六頁）在爭取普羅革命的鬥爭中和在普羅獨裁制的條件下面，辯證唯物論須要保護布爾塞維克的黨派性，防備

任何機會主義的曲解。所以，辯證唯物論乃是最先進最徹底的人類宇宙觀，不容忍任何的形而上學的狹隘性，任何神祕性和宗教性，不管它們所表現的方式如何。

馬列斯的辯證唯物論，在對哲學任務、對象、和結構的理解上，是一個根本簇新的階段。辯證唯物論，唯物論辯證法，是把哲學從一些教條式的哲學體系的迷魂宮裏導引出來，而排除了作為科學之科學的哲學，消滅了關於存在和意識千古不變的原則的學說——形而上學。對哲學對象和任務的舊觀點的改變是跟對自然界和社會史的新觀點有聯繫的。馬恩兩氏把自然界和社會視作一個統一的歷史過程。唯物史觀給了馬恩二氏一種可能，得以去消滅自然界與歷史間的形而上學的對立。對物質生活生產方法——歷史真正基的輕視的結果，遂用外部的尺度來測量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並從唯心論上來理解這一過程的統

一了。歷史唯物論，把物質的生產視作創造全世界史過程中現實聯繫的基礎，而推翻了把自我意識視作社會發展最後原因的唯心論觀點。把生產力的發展過程排斥於歷史以外，結果不啻「從歷史中排斥了人們對自然界的關係，因之創造了自然界與歷史間的對立」（馬恩文集，卷四二九頁）。歷史唯物論，與唯心史觀相反，認定「從開頭起就暴露了人們相互間的物質聯繫，這一物質聯繫是受需要和生產方法所決定的，並且它逐漸採取了新而又新的形式，因而造成了『歷史』，甚至不需要有尚在束縛着人們的某種政官的或宗教的謬論。（同上，二〇頁）

歷史唯物論，初次才把歷史變成了基於生產力和社會集團鬥爭發展過程來探究各種意識形態起源和發展的科學，消滅了歷史、法律、宗教等的哲學。「歷史、法律、宗教、等的哲學，是在於拿哲學家頭腦中所想的聯繫代替了現

象本身所顯露的真實的現象聯繫；是在於把歷史——在整體上或各個部分上——看作觀念之逐漸的實現，每個哲學家所心愛的觀念之逐漸的實現。從這一觀點可得個結論說，歷史是不自覺的、但必然地要去履行某種理想的、早先設立的目的；比如黑格爾，他認為實現絕對觀念便是這種目的，據他的意見，努力達到這一目的百折不回的志向，便是一切歷史事件的內在聯繫。」（恩格斯：

費爾巴哈論）

歷史唯物論，發現了人類歷史的運動法則，排除了歷史哲學，這種歷史哲學企圖在歷史事件之間確立人爲的杜撰的聯繫。歷史唯物論是基於對歷史的具體研究而形成的，同時它本身乃是關於真正的人類歷史發展法則的學說，而變成了認識歷史及其各個領域的邏輯和理論。各個自然科學的發展，天文學、物理學、地質學、化石學、解剖學、胚胎學，及生理學，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的進

步，漸漸摧毀了關於自然界一成不變的形而上學觀念的基礎，而發現了自然界現象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相互聯繫。在自然科學中也表現了革命的進展，要求從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和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轉向馬恩的唯物辯證法。「在十八世紀末葉，自然科學主要地是搜集的科學，研究完善的事物之科學；在本世紀（十九世紀），它變成了整理的科學，研究自然現象的科學，研究事物起源和發展及研究聯合現象而為一個偉大整體的聯繫之科學了。」（同上書）

恩格斯曾指出了三個偉大的發現，它們使人們得以認識自然過程的相互聯繫。細胞的發現，證明最高有機體的發展過程是屬於一個共同的法則，而產生了物種變化的思想。能力轉化的發現，證明「物理的不變種類」，如機械力、熱、電、磁，都轉變成為一定的物質運動的方式，這種方式在某種數量的比例上是可以一個轉變為一個的。達爾文證明，一切有機的形式，連人在內，是在

長期發展過程中從同一細胞的胚種中發生的，而給了對自然界的形而上學的觀點一個頂猛烈的打擊，這些發現，給了一種可能，不僅可以去暴露各個現象間的內在聯繫，而且可以去暴露自然界各個大領域間的內在聯繫。機械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社會科學的內部相互依存性也都發現了。各種科學間的這一聯繫和相互依賴性，只是反映着物質運動各個形態的聯繫和相互依賴性。馬恩二氏的唯物辯證法，克服了把運動僅視作空間中單純的位置轉移之狹隘而機械的觀點，而把運動視作包括物質運動一切形態，從單純的位置轉移起到思維止的變化和辯證發展之過程。

認識的任務，歸結起來，是在於研究各種物質運動形式發展和相互影響的過程。「我們不能夠超出對這一相互影響的認識，因為在它的背後再沒有什麼可加以認識的東西了。」（恩格斯，自然界的辯證法）形而上學——研究任何

運動的「一成不變」的原因之學說——是永遠被排除被消滅了。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發現各種各樣的普遍的物質運動和變化竭盡了全部活動。

唯有普羅階級的思想家馬恩二氏，才從這些重要的發見中作了澈底的辯證唯物論的結論。這個時代好多自然科學家（如麥埃爾、黑比希、史萊登、達爾文等）之許多光輝燦爛的自發辯證法的概括，都沒有達到盡頭，原因是在形而上學自然科學發展時期所形成的思維方法，在他們的頭腦中佔着優勢的原故。

希姆戈茨對於能力保存和轉變的法則，僅有片面而機械的研究。微爾和（Virchow）以細胞論出發，把有機體視作獨立細胞的聯合。進化觀念，在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家中間採取了平凡而庸俗的進化主義的形式。所以恩格斯指出說：

「馬克思和我可說是從德國唯心論哲學中拯救出了自覺的辯證法，把它轉移到唯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裏面去的唯一的人。」（恩格斯：反杜林）

自然哲學是用幻想的、杜撰的聯繫來代替現象間的真實聯繫，現在它已變

為無用的了。自然辯證法是個特種的科學，概括自然運動的法則，它是解剖自然現象間真實聯繫的自然科學之邏輯與認識論。冀圖高出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變成了多餘的了。「既然要求每種科學，都須闡明它在事物和知識總體系中的地位，那末研究它們這一總聯繫的特殊科學，就變成不必要的了。這樣，

從前的一切哲學中保存下獨立意義的，只有研究思維及其法則的科學——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了。其他一切，都歸屬於研究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了。」（恩

格斯：反杜林，二五頁）唯物辯證法乃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科學，它本身是研

究自然界、人類社會及思維發展總法則的科學。唯物辯證法，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和認識論。辯證唯物論的邏輯，並不是研究失却任何內容的思維外部形式的學說。「邏輯並不是研究思維外部形式的學說，而是研究『一切物質

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發展法則，即世界及其認識的一切具體內容發展法則的學說，按一句話說，邏輯乃是世界認識史的總結，結論。」（伊理奇，哲學節記，九四頁）邏輯變成了歷史的科學，這種歷史科學把思維的基本階段視作日益擴大和加深的對自然界認識的階段。思想的邏輯行程，以循序概括的方式，反映着認識過程的歷史行程。邏輯的任務，並不在於把曲折式的歷史路徑的一切詳情傳達給人類的思想；而是包攬它的（歷史路徑）基本路標，把這些路標理解作認識過程的進步階段。人和人類歷史的實踐，推翻了認識各個階段所固有的幻想與錯誤，保存並積蓄了真正的客觀認識的原素，把它們提高到最高的階段。邏輯概括思想和人類實踐的歷史，而表明科學發展的歷史過程。邏輯變成了認識起源和發展的理論。「據馬克思的理解，並按照黑格爾的意見，辯證法，包含着那今日叫做認識論——知識學的東西，認識論同樣是歷史地來

考察自己的物象，研究和概括認識的起源與發展，由不知轉向有知。」（伊理奇，文集卷十八，一一頁）

辯證唯物論的邏輯告訴說，認識，思維是反映着客觀的現實。邏輯與認識論的對立，是置於形式邏輯之上，形式邏輯是把思維的形式跟內容分開來考察的。關於認識真實性和這種認識條件的問題，應由與邏輯不同的認識論來加以解決。康德的哲學，便是哲學史上這種邏輯與認識論分裂的典型例子，康德的哲學在認識形式和內容之間劃了一條深溝，因而更加深了邏輯與認識論間的分裂。黑格爾則以克服辯證法、邏輯及認識論的分裂爲己任。黑格爾的「邏輯科學」，基於客觀的唯心論，基於存在和思維、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把辯證法、邏輯、及認識論，視爲同一個東西。但是要根據唯心論來真正的解決這一問題是不可能的，結果，反而弄成了許多偏狹性和內在矛盾。馬列哲學的歷史功

績，就在於他們基於唯物論澈底而深刻的解決了這一問題。辯證唯物論的輯，在考察知識之歷史發展的過程時，同時對於主體和客體各種形態的發展過程及其聯繫的性質，也加以研究。「要是在邏輯上來考察主體對客體的關係，那麼對於客觀環境下具體主體（等於人類的生活）的一般存在前提，也須加以注意。」（伊理奇，哲學簡記，一九四頁）於是客體和主體終止其為不動的形而上學的本質，而變成了歷史的範疇了。

主體終止其為邏輯的抽象化，而喪失了它的個性主義的性質。主體並不是理解為孤立的個體之抽象本質，而是理解作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社會階級關係之總和。自然客體的存在和發展是跟人類的意識無關的，不過自然界客體，並不是人一下子所認識的，而只是在生產實踐擴大過程中顯露了它的各方面和品質。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着認識客體的歷史性質。馬克思在批評費爾巴

哈之直覺的唯物論時，曾謂費爾巴哈「沒有注意到包圍他的感覺世界，並不是某種永世特定的始終相等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態的產物」。（馬恩文集卷四，三三頁）唯物辯證法，對於主體和客體給了個完全嶄新的理解，它是基於社會歷史的實踐，來解決關於認識的真實性和客體性這個問題的。人們的社會生產實踐，乃是人類認識客觀性和真實性的證據和標準。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類的認識，基於客觀的相對真理，而逐漸達到絕對真理。關於認識限度以內絕對界線的問題，逐漸解除而轉變為關於每一歷史階段上我們知識水平的歷史問題。

伊理奇基於帝國主義和普羅革命時代的最豐富的新材料，對於馬恩二氏的辯證唯物論，加以發揮，而提高到最高階段。斯達林指出謂，伊理奇會清洗了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對於辯證法所作的曲解。伊理奇在反對民粹派的主觀

論、及斯特魯威的資產階級客觀論、普列漢洛夫的抽象性形式主義及康德主義的錯誤、與夫托洛茨基的主觀唯心論、意志中心論及機械論等等的鬥爭中，發揮了辯證唯物論。但是有人以為伊理奇的方法，只是馬克思所有的方法之簡單的恢復，那是不對的。其實伊理奇的方法，不僅是馬克思的批評的和革命的方法——他的唯物辯證法之恢復，而且是這一方法的具體化和進一步的發展。」

（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在唯物論哲學方面，把從恩格斯到伊理奇這一期中科學上最重大的發明概括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的反唯物論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完成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正是伊理奇，這件事件也許可以算做伊理奇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顯的反應。恩格斯說，「每一個偉大的新發見出現後，唯物論便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正是伊理奇，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這部名著裏面執行了這個任務。

大家知道，最喜觀嘲笑伊理奇關於哲學『不關心』的普列漢諾夫，甚至都沒有敢於認真地着手去執行這個任務。」（同上書）

伊理奇研究了新時代的規律，並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成果，而把馬克思的辯證法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哲學黨派性的問題，對辯證法、邏輯及認識論統一問題的深刻研究，反映論，辯證法的本質與核心——對立之統一律……這都是伊理奇在研究辯證唯物論時所特別注意的一些問題。

伊理奇給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科學——的性質下了個界說，認為它的當中最重要的是辯證法、邏輯、及認識論的同一性。「辯證法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黑格爾的）；甚至普列漢諾夫都沒有注意到問題的那一『方面』（其實這不是問題的『方面』，而應當說是問題的本質），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更不用說了。」（伊理奇，哲學簡記，三二七頁）社會民主黨的理論

家們，完全曲解，而且不懂得這個「問題的本質」。伊理奇發揮了唯物辯證法的理論，並把它提高到最高的階段。他具體地告訴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把邏輯、辯證法及唯物論之認識論（是不需要三個名詞的：三者是同一個東西），當作一個科學來應用的（同上書，二四〇頁）。普列漢諾夫跟第二國際其他官方理論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曾經反對以新康德主義和馬赫主義為根據的哲學上的修正主義。伊理奇指出了普列漢諾夫在反對哲學上的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的功績，同時也揭開了他在批評康德主義和馬赫主義上的錯誤。像伊理奇所說的一樣，普列漢諾夫在其對辯證法的理解中，並不注意邏輯和認識論的同一性，即不注意決定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科學——性質的這個問題的本質。伊理奇很明確地指出謂，唯物辯證法本身包含着邏輯和認識論在內，它應以思想史和人類認識的全部總和史為根據。所以，哲學史、以及各門科學

史、兒童智力發展史、動物智力發展史、語言史加心理學再加感官生理學（簡言之，即一般認識史，知識的全領域）——這便是認識論和辯證法從其中所以形成的各知識領域（伊理奇，同上書，三二一頁）。問題並不是在於把各門科學的成果簡單的綜合起來，並把思想史重述一遍，而是在於用邏輯的範疇把發展的諸基本階段概括起來。「從邏輯一般概念和範疇發展及應用的觀點上所寫的思想史，這才是所需要的東西！」（伊理奇，同上書，一七二頁）

唯物辯證法基本要求之一，那便是在研究和考察任何現象時對具體性的要求。伊理奇側重地指出謂，「以抽象的東西代替具體的東西，乃是革命中最危險的毛病之一。」（伊理奇文集卷二十一，三八頁）伊理奇在再論職工會一文中，把辯證邏輯的四條基本要求撮述如下：（一）「爲了真正地知道物象，需要抓着，研究物象之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及『媒介手段』。」（二）「從物

象的發展，『自我運動』（如黑格爾有時所說的），變化上去把握物象。」

（三）「全部人類的實踐應包括在物象之完全的『界說』以內，並且應當視作真理的標準及物象跟人所需要的東西的聯繫之實踐決定者。」（四）「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永遠是具體的。」（全集卷二十六，一三四——一三五頁）

約瑟夫的一切著作，都是完完全全地應用着伊理奇的這幾條對具體研究的要求，並加以發揮。問題提法上的具體性，歷史性，跟整個具體環境和蘇聯共產黨之迫切的實踐任務聯繫在一起來考察每一問題，這便是約瑟夫一切著作中的特色。普羅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革命的階層鬥爭的偉大經驗和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在極偉大的革命領袖——約瑟夫的著作中，給與了許許多多應用和進一步發揮辯證法的模範。約瑟夫與伊理奇同時並繼伊理奇之志，使唯物辯證

方法，更加豐富和具體化。從第一部著作起，約瑟夫，就對辯證唯物論的問題，曾予以莫大的注意。他繼伊理奇之後，仍不倦地側重指出謂，革命的辯證法乃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他無情的抨擊一切曲解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之人。尙在一九〇六年，約瑟夫即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總題目爲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擁護辯證唯物論，反對無政府主義者。他在高加索 Akhali Tshovreba 報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中，曾側重地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宇宙觀的完整性，而表明了它的哲學基礎——辯證唯物論的意義。他在同一地方，評述辯證方法的基本要素，並分析進化的發展過程與辯證的發展過程間的區別。「當進步的成份自發地繼續着它的日常工作，而使舊有秩序發生小的數量的變化的時候，運動是進化的。當同一成份聯合起來，爲一個觀念所貫通，並以加速的步驟向敵對陣營邁進，爲的根本消滅舊有秩序及其質量特徵而

確立新制序的時候，運動是革命的。」（見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該報）

在這些文章中，約瑟夫所發揮的都是關於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問題。他關於哲學的兩個基本派別——唯物論和唯心論，曾給了個傑出的分析，而對於庸俗的機械論和唯心論，加以批評；同時對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下層基礎與上層建築物之具體辯證法，也加以分析。約瑟夫在這幾篇文章裏面，對於形式和內容的問題，它們相互間矛盾發展的問題，都有深刻地發揮，而指出謂形式與內容間的這一矛盾乃是辯證的發展過程之特色。

約瑟夫在其列寧主義概論一著中，關於伊理奇的理論遺產給了個極深遠的分析和評價，他基於馬列的方法，解決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以後行程所提出的問題，而在馬列理論的發展上創造了新的階段。約瑟夫證明，伊理奇主義，乃是馬克思主義的繼續與發展，是基於對新的歷史時代——帝國主義和普羅革命

時代——的研究而產生的，這個新時代把革命的推翻資本主義作為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務，提出在工人階級的面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給伊理奇主義所下的定義，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應用實踐，馬克思主義的適應於落後的農民國家之條件云云，約瑟夫對於這個定義給了個致命的批評。

約瑟夫的著作，乃是辯證統一——邏輯的與歷史的——模範。他基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和世界革命運動的全部實踐，發揮了伊理奇主義的理論。約瑟夫暴露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觀點上的基本錯誤（這些錯誤是跟他的政治上的孟塞維克主義有關係的）以後，發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上伊理奇階段的內容，而結束了孟塞維克、托派、以及在哲學上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者等所說教的馬克思主義上「普列漢諾夫階段」的斷言。約瑟夫是頭一個完成此任務的人。約瑟夫除發揮了馬列哲學的一切方面外，對於基本法則——辯證法的「本質」，「核

心」——對立統一法則的研究，更予以特殊的注意。把對立統一法則應用於具體歷史環境的分析，約瑟夫更給了典型的模範。他基於對帝國主義時代矛盾之具體歷史的分析，而發揮了伊理奇關於普羅革命勝利和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從前認為在一個國家裏面，〔普羅〕革命的勝利是沒有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須要一切先進國家，不論如何，須大多數先進國家的無產者，有共同的行動。現在這一觀點已經不合於現實了。現在務須從這種勝利的可能來出發，因為在帝國主義環境下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的和躍進式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的巨大矛盾的發展，全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增長——所有這一切不僅使普羅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約瑟夫，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二二三頁）除分析整個帝國主義體系的基本矛盾以外，約瑟夫對於個別國家的內部矛盾，也加以分析，

其觀點認為個別國家內具有普羅階級奪取政權的必要條件。

約瑟夫在分析帝國主義時所側重的是帝國主義矛盾的災難的性質；而在研究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時，他却指出謂，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矛盾和困難之特點，就在於它們本身含有克服它們的可能。在約瑟夫領導之下，社會主義在蘇聯的澈底勝利，毫無疑義地表明並證明了帝國主義的災難的矛盾，只有在普羅革命中才能加以解決。約瑟夫從馬恩列的方法出發，並在極端複雜的歷史時代的條件下面，應用這一方法來分析這一時代的矛盾，指出社會主義勝利的建設之路徑，在理論上他把馬列的唯物辯證法作進一步的發揮，而提高到一個新的最高階段。

在約瑟夫的著作中，根據工人階級革命實踐的豐富材料，對於唯物辯證法的一切範疇，也都加以發揮。例如他跟形式為民族內容為社會主義的文化之發

展問題，及跟集體農場的形式與內容問題聯繫在一起，對形式和內容的辯證法之分析；跟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自我流氾論的鬥爭聯繫在一起，對可能和真實的辯證法之分析都是。理論與實踐，布爾塞維克主義理論威力與實踐組織經驗之統一，構成了普羅革命的偉大領袖——約瑟夫活動的基礎。約瑟夫在反對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與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堅持伊理奇的社會主義在一國可以勝利的理論，而更加了進一步的發揮。約瑟夫對馬列社會集團鬥爭的理論，曾加以深刻的研究，而指出在過渡時期的各種階段上，在消滅階級和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路徑上，社會階級的鬥爭仍有各種不同的形式與方法。約瑟夫精研了新的康敏主義社會形態轉化規律的問題及新經濟政策的辯證法，並解決了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及取消富農階級的問題，因之，他創造了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完整理論，而指出了以社會主義轉向

更發達的康敏主義的具體道路。

年來蘇聯斯泰漢諾夫運動，便奠下了這一轉向的胚種。斯泰漢諾夫運動，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上開闢了個新時代，像約瑟夫所指出的一樣，而造成了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對立的條件。這一運動的目標是在於把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水平提高到工程技師勞動工作者的水平。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剝奪了工人勞動的任何內容，把他變成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生產過程的智力跟工人的勞動，被分離開來，並作為資本之力量，而與它對立起來。像斯泰漢諾夫運動所表明的一樣，社會主義生產方法，把嫻熟科學的工人轉變為生產過程之自覺的組織者，使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為之消滅。在敵對的階級社會裏面，這一對立乃是理論與實踐對立的根本泉源。這時工人嫻熟科學，科學已終止其為歷史發展的自發產物了，它跟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形成了自覺的統一。

嫻熟科學的工人，已終止其爲個別職能的自動執行器，而變成意識了自己事業跟社會主義建設偉大集團聯繫的有創造力的工作者。「隨着勞動分工，人本身也分裂爲幾部分。爲了發展人的某一種活動，把人的其餘的一切體力和智力都犧牲了。」（恩格斯：反杜林）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城市與農村的分離，總是造成了人本身的分裂性與惡化。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面，勞動的人，在新的最高的基礎上面，增加了自己的完整性，變成積極而自覺的無階級社會建設者。社會發展的自發的規律之克服和階級之消滅，在理論與實踐，人與自然界之間，造成了新的聯繫的基礎，而給了宗教唯心論的宇宙觀以決定的打擊。人控制自發的自然力和社會發展的權力，給了人一種可能，得以預先看見並自覺地去調節自己的生產活動之結果。「此種情形愈要變成事實，則人們不僅愈要參加，而且愈要造成自己跟自然界的統一，因而那關於精神與物質、人與自然

界、精神與肉體之間有着某種對立之毫無意義而違反自然的觀念，愈要成爲不可能了，——這種觀念是在歐洲古典時代衰落時期發生的，而在基督教中獲得了最高的發展。」（恩格爾，自然辯證法）約瑟夫的著作，更其一再表明了馬克思主義中理論與實踐之深刻的內在的統一。凡普羅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沒有一個不從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加以解決了。反之，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能夠根據社會階層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所給與的全部材料可以毫無爭辯而加以闡發或解決的，都已經闡發或解決了。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才能看到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實踐，哲學與政治之這種結合。所以，辯證唯物論的奠基人——馬克思，在指明他的哲學之一個重要特徵時，曾經說：直到如今哲學家只是說明世界，而問題是在於改變世界啊。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不是自動實現的，而是基於社會階層的鬥爭來實

現的，這種社會階層的鬥爭，也表現在意識形態的範圍以內。曾經受了敵對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影響而想修正唯物辯證法的企圖，在機械論和少數派化的唯心論上表現了出來，此種機械論和少數派化的唯心論，在約瑟夫直接指導下已經被擊潰被揭穿了。機械論者做了唯物辯證法理論的取消者，認為哲學是綜合現代自然科學結論的總體。他們認為哲學是煩瑣學的殘餘，而擁護資產階級實證主義的論題，謂科學本身即是哲學。這不可避免地要使資產階級的科學神物化，而塗抹了現代自然科學的唯心論的趨勢。機械論者忘記唯物辯證法乃是從前一切科學和哲學發展的成果，經驗的自然科學之成果，只有基於唯物辯證方法才能使之系統化，因此，他們投降於資產階級的科學了。他們用布哈林的「均衡論」或波格達諾夫的組織形態學來代替辯證法，這表示了形式邏輯或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復活。

少數派化的唯心論者，用黑格爾的唯心論辯證法來代替了唯物論辯證法。他們未加批判地接受了黑格爾邏輯的圖式，跟具體科學分離開來，來考察邏輯的諸範疇。少數派化的唯心論之主要瑕疵，就在於它把哲學跟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及實踐分離開來。他們把邏輯變成與認識論相對立的煩瑣哲學的「方法論」。這種把方法論和認識論弄成形而上學的對立，也是少數派化的唯心論對馬列哲學對象和任務理解上的瑕疵之一。他們的代表者，如狄保林、卡列夫、斯登等，斷言謂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是以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對立為出發。把方法論，邏輯，跟認識論分離開來，這是資產階級少數派的對馬列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理解的歪曲。少數派化的唯心論，事實上是把辯證唯物論跟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看做了同一東西，否認了並輕視了哲學上的伊理奇階段。

約瑟夫以馬克思主義分析之無情的利刃，於一九三〇年暴露了狄保林派方

面資產階級少數派的圖謀修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企圖之本質。他給這種對馬克思哲學的修正下了個界說，說是少數派化的唯心論。在一九三〇年後所經過的時間證明，約瑟夫對這一修正的本質之揭穿，是如何的敏銳而深刻。少數派化的唯心論，以其領導者和「思想家」（卡列夫、斯登）及其絕對大多數信從者爲代表，竟作了托洛茨基主義和季諾維也夫主義在哲學戰線上的正面代理人，作了托季匪徒反聯共和反蘇聯的恐怖活動之思想掩護物。